

羅素粹語

羅拔・益尼輯錄

李廷輝翻譯



眉林出版社出版
1966

目 錄

譯者序.....	i
編者序.....	ii
I 心理.....	1
II 宗教.....	14
III 性與婚姻.....	29
IV 教育.....	42
V 政治.....	60
VI 倫理.....	75

譯者序

我把一部羅素的「粹語」翻譯了。

一般來講，凡是我們所翻譯的東西，我們對之都是必定絕對相信的，如果我們對之不絕對的相信，我們就不會去介紹它。但是我却不完全佩服羅素所說的話，就在最基本的一個原則上我的態度就和羅素的態度有了很大的差別，羅素是一個很積極的、很樂觀的人，而我却是一個很消極的、很悲觀的人。情形既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我又要翻譯羅素呢？第一個理由是：我自己對事情雖然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我却很喜歡聽聽別人的意見，而羅素的意見又是十分值得參攷的。第二個理由是：我自一九六二年底從英國歸來以後一直半年有餘都賦閒在家，無所事事，基督教的福音有個地方說：如果你讓你的心房空虛，一無所有，那麼魔鬼就要進來，佔領殖民地。我覺得與其讓魔鬼跑進來據有我的心理，我倒不如請羅素進來坐坐比較妥當。

在我們這個動盪的社會裡，介紹羅素的思想是可能惹起天大的是非的，但是我希望可能攻擊我的人們體諒一下我玩這個把戲並不是出於惡意。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編者序

羅素是不需要我們向一般讀者作什麼特別的介紹的，他的筆活動了好半個世紀，而他的一百種以上的書本和論文所牽涉到的範圍就和人類整個求知的領域同一樣的廣大。羅素對種種的社會問題所發表的意見都是合於科學的，因為他沒有像天主教會那樣認為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是絕對的十全十美，無懈可擊。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讓我們能夠認識羅素的社會哲學的中心點嗎？對於哲學的特別術語沒有知識的普通讀者，他們閱讀羅素的作品，如果要閱讀得了解和領會，有沒有一個什麼地方可以給他們做個出發點呢？從說話的明朗，文章的姿態和內容的豐富這幾點來看，我們從裡面所選擇出來的這些文字的那些書本和論文都很充份地表明了在同輩的作家之中羅素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匹敵的。羅素用來處理宗教、教育、倫理、政治、心理和婚姻這些各種不全的問題的那種銳利的幽默就是使到這本集子所以特別與眾不全的地方。一個光輝的冷靜的理智，同時又可以表現極度的幽默，在這個世界上是很不容易看得到的。

雖然在過去五十年中，羅素遭遇到極端頑固派的無情的攻擊，但是他却没有悔恨他所相信的自由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沒有多少人的思想是像羅素那樣為人所澈底的誤述和誤解的。有無數的人都被惑化到想像羅素是一個反對基督的死敵，偶像的毀壞者和提倡不道德的哲學家。這幅畫像是從恐懼和偏見裡產生出來的。羅素曾經苦口婆心地要求我們的倫理和政治應該更具有一點仁慈這個事實，他的批評家對之都是目無所睹。羅素所堅持主張的是人類所需要的不是教條而是一種「基督教式的愛或慈悲」。羅素的這一方面，他的批評家也沒有提到。

就像這本集子裡的文字所表現的，羅素的主要目的是告知人們，以許許多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教條，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妨礙人類進步的一塊龐大的絆腳石，在一方面它阻礙了人類科學智識的增加，在另外一方面它也阻礙了人類疾苦的減少。這本集子是引人發笑的，但是在滑稽的底下却有極之嚴重的消息。讀者如果只看見好笑的方面而沒有看見其他，那他就是讀書不留意和膚淺，只注意到滑稽的成份而忽略了關係和觀度。我們是可以拿一個銅錢來把整個太陽遮蔽的。

我們可以說我們是有三個羅素：一，羅素是一個實驗的科學家；二，他是一個社會批評家；三，他是一個精明的諷刺家。有

時候羅素是能够把他這三方面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往往他却給諷刺家最大的表現的機會。

他就是作為一個實驗的科學家對數理哲學作出了他那一份驚人的貢獻，而獲得了二十世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的國際榮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却把他的注意力從哲學和科學轉移到社會現象方面去，而他的比較遲的作品有很大部份就只關係到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他以一種極端敏捷的和銳利的幽默去說明和暴露阻礙一個比較慈善的社會出現的人類心中的邪惡的情慾——互相懷疑、恐懼、權力慾、憎恨和不容忍。他是一個靈感洋溢的思想家，他具有一個適當程度的幽默來配合他的智慧。羅素也擁有社會批評家所少有一個長處，那就是他的批評攻擊是建設性的，雖然，從一些人看來，他的口舌是破壞性質的。他不曾隨意毀壞一個結構或是拆破一個制度，假如他自己沒有能力教人怎樣建立一個更好的結構，一種更完善的制度的話。最主要的，讀者會發覺羅素的態度雖然是科學的、冷峻的，但是他同時也是富於人情的、溫暖的，他是充滿希望的、積極的，和澈底地忠實的。簡捷的說，羅素是常識和非常識一個最偉大的結合者，他是英國哲學從培根一路延續下來的大傳統的一個無可爭辯的繼承人。在羅素所獲得的很多的榮譽裡就有那個觀瞻所屬的「功績勳章」，這是英皇喬治六世在一九四九年頒賜給他的，也有他在一九五〇年所得到的給予文學的諾貝爾獎金。

這部書是一本關於很多個題目——心理、政治、教育、宗教、倫理和婚姻——的集子。這些文字都是從羅素的很多的著作裡選擇出來的。選擇完全是編者的責任，對原來文字的說明和辯論的縮短也是編者的責任。我沒有嘗試把羅素幽默的語言都收齊在這裡，在我看來，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一些就是羅素的最好的作品，是羅素的粹語了。

I 心理

這裡所選輯的一些文字都是從羅素一九五〇年在瑞典接受諾貝爾獎金時所作的講演裡頭抽出來的。在這個講演裡，羅素的敏銳的觀察和犀利的滑稽都集中在人的情慾和這些情慾所產生的效果上面。他把虛榮心、權力慾、愛刺激等人類的動機的慣常的粉飾剝脫乾淨而讓它們赤裸裸的去受人們的檢驗。

在現代的思想家中間，很少是有羅素那樣的胆量去坦白地表現不受歡迎的思想的。羅素的態度是不妥協的，他並不害怕討論所謂「神聖」的問題，雖然他的自由的思想常常招來了頑固份子和閉塞份子的猛烈攻擊。那些害怕自己的堂皇的面目會被人拆穿的人，當然是會起來極力反抗要考驗他們的真正的動機和信仰的批判者的。

自原始時代直到現在人類的天性沒有經過多大的變化。但是隨着研究心理的科學方法的發展，我們對控制人類的行為的動機的認識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只不過是一個世紀以前，心理學還是不科學的。但是現在心理學却已變為一門獨立的學識，它是在最近脫離了依附於哲學的。但是羅素認為我們還不够充份地利用心理學來解決一個年月最久的問題，那就是人類怎樣才可以和平共處的問題。

羅素相信人最基本的動機是佔取慾、虛榮心、競爭狂、和權力慾。很多的政治行動都是從這裡發出來的。能够使到人民相信他可以滿足他們這些動機的政治家就有本領可以使到人民相信二加二等於五和他的權力是有神聖的基礎的這些觀念。那些缺乏這種手腕的政治家就不會獲得人民的支持。羣衆心理的研究是一切政治家的教育的一部份。

科學性心理學的研究是幫助人類解決一些最嚴重的問題和創造一個更美滿的世界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羅素的幽默曾經成功地把這些問題提了出來，他的幽默就盡了自己的責任了。

——編者

(一)

人好虛榮，這在小孩子方面就可以看到。小孩子常常喜歡玩些古怪的把戲，咀裡就叫着：「你看我呀！」不錯，「你看我呀！」的確是人類心中一種基本的嗜慾。有這樣一個故事。在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代，有一個小王爺，這個小王爺他臨死的時候，依着天主教的規矩，教士就來問他有什麼事情要想懺悔的沒有，他就和教士開起玩笑來這樣說：「有是有一件的。有一次大皇帝和大教皇一齊光臨敝國，我把他們帶上我的望樓去欣賞風景，真是可惜得很，我竟忘記了把他們都一齊推了下去，弄死了他們，不然的話，我就可以流芳百世了。」很遺憾的，歷史沒有記載那個教士曾否為王爺進行禮式以解除他的生時罪孽，好使他能够晉升天堂。

(二)

有一次我和兩位從愛斯敦尼亞來的小姐做起朋友來，她們是剛從大飢荒中死裡逃生的。我好心地讓她們住在我的家裡，在這種情境之下，她們當然是不愁穿吃的了。但是奇怪得很，這兩位小姐一有閒暇就去光顧鄰近的農場，她們偷竊人家的馬鈴薯，偷到的馬鈴薯他們當然是吃不掉的，她們只是把它貯藏起來。美國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富翁，叫做羅克飛來的，他在童年的時候曾經挨受過莫大的窮困，但是到他長大成人以後，生活有了着落，他就利用和這兩位小姐同樣的方法來消遣他的溫飽的光陰。

(三)

人類有什麼勝過禽獸呢？只不過是有能够忍受煩悶的本領。但是，我到動物園裡去考察人猿，覺得這些動物或許也不無這種本事的初胎。不管實在的情形怎樣，想從煩悶中逃之夭夭的確是人類心中有力量的慾望之一，經驗是這樣告訴我們的。當白種人第一次接觸到混沌沌的野蠻人的時候，白種人就為他們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禮物，有所謂大放光明的基督的福音，也有津津可口的南瓜包子。但是，不管人們會怎樣感到惋惜，這些恩惠都不為野人感到興趣去接受。在諸多禮品之中，他們只喜歡一種，這一種就是可以使到他們變得昏昏朦朦，糊糊塗塗的酒；酒這東西實

在是太偉大了，它第一次在他們灰暗的生命中使他們有機會享受到一刻短暫的飄飄然的幻覺，這幻覺就是生存着在世上的確是比較死掉為妙的這種感覺。

（四）

虛榮心所需要來滿足自己的是出鋒頭，而不跟權勢混在一塊兒的鋒頭實在是不難獲得的。在美國最出鋒頭的就是不享有任何權勢的電影明星，但是這些畢畢拍拍的電影明星，卻可以享受到那絕對不享有任何光彩但是却有極大權勢的機關——防共委員會——的「砲制」。

（五）

人類是最喜歡找尋刺激的，尤其是在雄的方面。這種嗜好，我相信，在狩獵的時代比在其後的任何一個時代都容易得到滿足。追逐猛獸是够刺激的，打仗是够刺激的，求愛也是够刺激的。和丈夫正在睡覺在一起的女人，野人也有胆量和本領去和她進行通姦。這種情況我想是絕對不會使人煩悶的吧。但是隨着農業的發明和生活的安定下來，除貴族階級之外，因為他們仍然停留在狩獵的階段，生活就變得味同嚼蠟了。

（六）

完全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他看外國人的眼光一定是和野人看不同羣的野人的眼光一樣的。但是一個踪跡遍佈四海或者是研究過國際關係的人，他就會覺得，假如他所屬的那個羣是要想興旺的話，他那個羣就必須到某種程度上和其他的羣攪起一段關係來。如果有人向英國人說：「法國人是你的兄弟呀！」這個英國人會立刻這樣反應：「放你的屁！他們講話的時候是聳肩的，而且講的是法國話。有人還告訴我他們是吃蛙的呢！」但是，如果這個人繼續向這個英國人解釋說，他說英國或許會和蘇聯打起仗來，如果打起仗來，英國就得保衛萊因河防線，如果要保衛萊因河防線，就必須得到法國人的輔助，如果那個人這樣解釋，英國人就會開始明白他說法國人是英國人的兄弟的意思。但是，假如有人繼續着說即使是蘇聯人，他們也是英國人的兄弟呀，他必定不能夠使那個英國人信服，除非他能夠證明英國將會受到火星人的

襲擊。在世上，憎恨我們自己的敵人的人，我們才愛他，假如我們沒有敵人，在世上就有很少的人我們是會愛的了。

（七）

文明生活實在是變得太馴順了，如果我們要穩定它，我們遠祖在狩獵中才得到滿足而為我們傳授在血液裡的那種衝動，我們就必須為它找到無害的發洩的辦法。澳洲兎多人少，在那裡我看見過整羣的野蠻人以老練的手腕屠殺成千成萬的兎子，他們就拿這種原始的方式來滿足他們原始的衝動。在倫敦和紐約，兎子是少，人是多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找到其他的方法來滿足我們原始的衝動。我以為每個大城市都應該設備人造瀑布，給人們乘着脆弱的小舟溜滑下去，瀑布下面應有浴池，浴池裡頭都放滿着機械的鯊魚。有什麼人提倡所謂預防戰爭的，我們就判他每日兩小時到瀑布浴池去和這些巧妙的怪物玩驚驚戲水。

（八）

每個孤立着的情慾，在孤立之中，都是狂妄的。頭腦的正常，可以說是各種狂妄的綜合。每種起着支配作用的情慾都產生一種支配的恐懼，這種情慾不能夠得到滿足的恐懼，每種支配的恐懼都產生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有時候表現為一種明顯的、醒覺的行為，有時候表現為一種令患者畏縮的懼怯，有時候却又表現為在睡夢裡才出現的不知覺的潛意識的驚慌。所以我主張，在這個危險的世界裡，如果你要保障你的頭腦正常，因為正常就是狂妄的綜合，你就必須在這個腦袋裡招致一大羣的恐懼，這些恐懼會互相輪流地指出其他的恐懼都是莫需有的，這樣你才不會瘋癲。

（九）

一個人感覺性慾衝動的次數決定於他自己的身體的狀況，但是挑動他這種情感的機緣則決定於社會習尚。在維多利亞時代，只是一個沒有遮蓋的女人的足踝，就足以使紳士們發生無限的眷戀，但是在摩登的今日，任何直到大腿部份的展覽都不足以使人驚怪。這當然只不過是一個衣服款式的問題。假如一絲不掛也是一種服裝的話，女士們就必須倣效某些野蠻民族的婦女一樣，穿起衣服來才能夠使到自己發生性的吸引力。在文藝和繪畫方面，

情形也是如此的。在維多利亞時代具有極大的刺激性的風格在一個人們比較坦白的時代裡都不足以使人感到興趣。禮教家越加限制性慾感召的可許程度，他們就越加容易使到這個感召發生效力。春宮畫片之所以能够引人入勝，十之八九都是由於道德家們在孩子的頭腦裡貫輸了關於性的淫猥的感覺，其他十之一二却產生於生理，不管社會的法律如何，它都是會表現出來的。基於如上的見解，不論人家同意與否，我是堅決地主張政府不應該禁止任何所謂淫穢的刊物的。

(十)

讓對權力的酷愛使到自己對世界發生瘋狂的妄想，這種怪傑是在每間瘋人院裡都可以找到的。這種仁兄有些會幻想自己就是大英帝國國家銀行的總裁，更有些會以為自己就是世所共尊的皇帝，還有些竟然相信自己就是創造萬物的宇宙之主。和這種一模一樣的幻覺，如果由受過教育的先生用幽僻的語言表現出來，我們就會產生哲學教授的職位，如果是由情感衝動的豪傑用雄辯滔滔的語言表現出來，我們就可以享受到獨裁政治的滋味。

(十一)

根據人類學家的報告，我們知道以獵取人頭為樂的新幾內亞地方的巴板族野蠻人，他們一被白種人禁止了他們繼續這種遊戲之後，他們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夠再感到興趣。我提起這件事情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們因此就應該讓這些蠻子繼續殺人取樂，我只不過是想告訴心理學家們在這裡是有值得他們耐點麻煩去研究出一個補救的辦法出來的地方。在某一種程度內，現在各個地方的文明人都是處於和巴板道德犧牲品同樣可憐的地位的。我們的血液裡焚燒着各式各樣的攻取衝動和創造衝動，社會禁止了我們發作這些衝動，而社會所供給我們以為代替品的什麼足球呀、摔角呀種種太平淡的玩意兒，實在是使我們不夠過癮的。你想終有一天能够廢止世界的戰爭嗎？那你就不得不在這個我們從世世代代的蠻子所傳授下來的原始本能這個問題上下一番大傷腦筋的思考。在我本人來講，偵探小說已是能够給我充份的發洩機會了。我設身自己是殺人的兇手，又想像着自己是

正在進行打獵的偵探，我就可以感覺得一陣陣的爽快；但是，我知道，有些仁兄是會嫌偵探小說太過不够味道的，爲了這些人，我們就不得不製造些更有魄力的炸彈。

（十二）

過去，在里斯本，犯了提倡異端邪說的教徒是會在大庭廣衆之中遭受火焚的。在行刑的時候，有時犯人會作出令教會特別爽快的懺悔，如果他這樣做，教會就會賞給他一個恩惠，在火焚之前可以先受勒死，這樣他就可以免受火燒灼熱的痛楚。但是，這是會使觀衆十分不够過癮的，他們就會暴動起來要親自動手去「砲制」這傢伙。老實講，欣賞犯人忍受極端的痛楚實在是當時人民整年渴望着來光彩他們的灰暗的生活的一種快樂。我絕對不能懷疑，這種爽快就是造成當時人們相信火刑是一種正當的行動的動機。關於戰爭，情形也是如此。強壯殘暴的傢伙是覺得戰爭是可樂的，但是這必須是勝利的戰爭和人們不會十分干涉他們的強姦和劫掠。戰爭的過癮大大的幫忙了使人相信戰爭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行爲。

（十三）

爲了使得自己快樂，我們就去找着各式各樣的怪論來支撐我們自己的妄自尊大。因爲我們是人類，所以基督教就教我們說上帝創造世界就是爲了人類而不是爲了獸類的。我們是美國人，所以我們就誇說美國就是上帝自己的老家。我們是白種人，所以聖經說上帝曾經詛咒過黑人的祖宗哈姆和黑人。我們有些是新教徒，有些是天主教徒，所以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看情形而定，實在是令人作嘔之物。我們是男性，所以我們宣佈女性是一種不講理的動物；我們是女性，所以我們廣播男性都是蠻牛。我們是東方人，所以在我們的眼內西方人都是蠻子，混帳的東西；我們是西方人，所以東方人都是弱不禁風的軟腳小姐。我們是用腦筋來工作的，所以重要的階級只有讀書人；我們是以體力操作的，所以我們以爲唯有體力勞動才能够給人以尊嚴。

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世上無雙的特點，我們是我們自己。挾着這些使人快慰的思想，我們就出去和

世界作戰，如果沒有了它們，我們就覺得氣餒了。爲什麼沒有了它們，我們就會覺得處處不如人呢？就是因爲我們還未學得人類都是平等的這種感覺。假如我們知道人類都是平等的，自己和那人並無兩樣，我不優於他，也不劣於他，那麼生命或許就不會是如此的一場戰爭吧？而我們也不需要種種荒誕不經的神話來培養我們粗笨的勇氣了。

（十四）

直到十八世紀末年人們都相信瘋癲症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患瘋癲病者的身體爲魔鬼所佔有。由此理推，可以見得任何爲病者所受到的痛楚也必爲魔鬼所受到，所以治療瘋癲症最好的辦法就是使病者多多享受痛楚，直到魔鬼願意離開他爲止。依照這種見解，當時的狂人都遭受到殘酷的拷打。當煊赫一世的英王喬治三世也患起瘋癲來的時候，這種巧妙的醫治法也就試驗到他的龍體上，但是試驗可惜是失敗了。有一件奇怪然而悲痛的事實，在醫藥冗長的歷史裡，一切最不生效力的治療法都是使到病者忍受極大的痛楚的。當減除痛楚的麻醉藥第一次被發現的時候，神心的人就說這種藥不可用，因爲痛楚就是我們犯了罪過上帝所頒給我們的懲治，如果用麻醉藥來避免痛楚，那就是逃避上帝的意旨，是萬萬不可的。但是有人向他們指出說，即使是上帝，當他抽出亞當的脊骨來製造夏娃的時候，他老人家也是先使亞當睡熟了才下手的。可是，神心的人却回駁說，這只證明得麻醉藥可以用於男人，女人是不可以用的，因爲夏娃的罪過。在西方，這個學說是受到女人之獲得政治選舉的投標權所否定了，但是，在日本，直到今天爲止，女人在分娩的時候，仍然是不可以利用麻醉藥來減輕痛楚的。因爲日本人並不信奉基督教的創世紀，所以他們這份殘酷定必另有解說。

（十五）

我們之所以願意和別人羣居在一起，是因爲羣居可以增進我們個己的利益，但是在心地裡我們還是很孤獨的。因爲須要羣居，所以我們就製造了宗教和道德來維繫羣的組織，我們也學會了

犧牲目前的享受以達到將來的大利這種習慣。但是在骨子裡我們却討厭這些，尤其是在情慾激蕩的時候。任何能够在心情緊張的時候拿起胆量來推翻社會規範的人，他就能夠終止他心裡矛盾的衝突，他就可以獲得一種新的活力，一種新的威勢，他就能夠享受到一種好像自己做了神一樣的喜悅。這種喜悅，過去教會裡的神秘主義者是經驗到的，在這個時候，人的天性孤獨的方面是重新表現了自己。因為他們在喜悅之中，他們沒有失去了理智，所以過去的神秘主義者都創造了種種的神話來粉飾他們的這種解放。他們說他們是和上帝統一起來了。總之，我們知道，在他們思考着宇宙無窮的狀態中，他們是覺得自己對羣的一切責任都是已經解除了的。澈底破壞社會的革命份子比神秘家做得更爽快，他們不是覺得他們是和上帝配合了起來，他們是覺得自己就是上帝。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代表了我們向物質向人羣投降的所謂真理、所謂責任，是完全不存在的。真理是要他們所提出的才是真理，責任是要他們所命令的才是責任。我常常這樣想，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夠離羣索居，都不必勞動工作，我們就每個人都有機會享受這種大解放、大獨立的喜悅；但是我們既然不能，這種幸福就只有瘋子和獨裁家才有福份享受了。

(十六)

趣味相同和意見相同的人如果能夠聯絡在一起，這是可以增進他們大家的快樂的。我相信社交是日益向此路線發展，現在正在苦惱着的一班不守社會習尚的人們的寂寞，我們可以希望能夠因此而漸漸消滅。這個發展，無疑的，是可以增長這班不守社會規矩的革命家的快樂，但是這個發展同時也就損害了一班循規蹈矩的先生們現在攻擊自由者所獲得的那種殘酷的痛快。可是，他們這班正人君子的痛快，我不覺得我們應該怎樣關心去保存。

(十七)

我們的腦袋構造是適合一種猛烈體力操勞的生活的。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每次放假出外遊覽，我都是應用了自己的雙腿。我每日走得廿五哩，到黃昏的時候，我就覺得更不需要找些什麼來打消無聊，因為坐下來休息已是十分夠過癮了。可是現代的生

活是不能夠依照我這個挨苦的原則來進行的。現代的工作有很多都是不需要我們跑來跑去的，並且即使是體力的工作也多數只不過是應用了我們幾條特殊的肌肉。我們假如到倫敦，我們就會常常看見一大羣人聚集在打拉法爾加廣場上，歡呼他們政府要把他們送進墳墓裡去的挑撥戰爭的宣言。如果這班傢伙那天是每人走了廿五哩才來到打拉法爾加廣場的話，他們就不會那樣熱血澎湃的亂叫。但是使人跑路的醫治戰爭病狂的辦法也是不實際的，假如人類是想繼續生存的話——或許這不是一件可欲之事——我們潛着在血液裡頭的那種喜歡獲得刺激的活力，我們就必須替它找到無害的發洩辦法。這個問題，道德家和社會改革家們都從來很少考慮到。社會改革家以為他們有更嚴重的事情需要他們處理，他們沒有閒暇來注意這個芝麻綠豆般的細小的問題。道德家呢，他們的不動彈却是為了害怕一切發洩辦法所有的嚴重性，這種嚴重性，在他們的腦筋裡，只不過是罪惡的嚴重性；依照他們的見解，舞廳、戲院，這整個阿飛舞樂流行的時代都是進入十八層地獄的大門，我們與其追逐這些魔鬼，毋寧坐在家裡反省自己的罪過。我覺得我是不能夠完全同意這種嚴肅的警告的。為什麼呢？因為我以為魔鬼是用很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有些是用來欺騙少年人的，有些却是用來欺騙年長的嚴肅的老先生的。不錯，是魔鬼引誘了年青人去享受他們自己，但是，難道也不就是這隻魔鬼引誘了老年人去譴責他們嗎？譴責別人，豈不是只是一種適合老齡的刺激？譴責別人，豈不是一種葯，和鴉片一樣，越吃就要越多方才生効的葯？我們豈不應該顧慮由譴責舞廳而起，我們就會一步步的發展到詛咒反對政黨，詛咒西班牙鬼、意大利鬼，詛咒撲街鬼，詛咒亞洲鬼，簡捷的說，咒詛一切不屬於我們自己俱樂部的人？老實說來，我只知道戰爭是由這種詛咒發展而來的，却從來未曾聽過戰爭會從男女作樂的舞廳跑出來！

（十八）

兒女之必須尊敬父母並沒有比父母之必須尊敬兒女有更大的理由，只不過是兒女在幼稚的時候，父母是比他們有較為龐大的筋肉而已。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過去，做妻子

的責任是馴服於丈夫，但是做丈夫的却無責任馴服於妻子。這種見解有什麼理証呢？只不過如此：如果做丈夫的能够使妻子去當去信仰這個見解，他做丈夫的就可以省却好多好多的麻煩。基督教的聖經說：「男人不是屬於女人的，但是女人却是屬於男人；男人不是為女人而出世的，但是女人却是為男人而出世。」這種怪論有什麼根據呢？也只不過如此：男人有力量「砲制」女人，而女人却没有力量「砲制」男人。我敢向任何能够找到其他根據的人挑戰。

（十九）

人類大部份都需要勤苦地生產生活必需品，至使没有剩下多少精力來進行其他的活動，這的確是實情。但是生活絕對有了保證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活動。波斯大帝施士大舉侵略希臘的時候，他并不缺乏飲食、衣服和女人，而他却做出這個壯舉。牛頓一當了三神學院的院士以後，他就不愁穿吃，但是他的大名鼎鼎的數學原則却是在這以後才寫作的。聖法蘭士和羅耶拉也並不是為了逃避窮困才創設教派。這幾個當然都是超人，但是他們的特點，即使是凡人，除了一部份少數的懶惰蟲之外，也是有的。甲夫人一旦覺得她丈夫的事業必定成功，而自己已不必到工廠去賣力，她馬上就會穿上奇裝艷服，要打扮得比乙夫人出色，雖然為了防止着涼而患上肺炎病，她是不必那麼破費的。

（二十）

當我們覺得憂鬱沮喪的時候，有些善良的天文學家就會來幫忙着我們解悶說，有一天天氣很好的時候太陽就會忽然爆炸，在一眨眼間我們就可以變作氣體，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得到解脫。太陽究竟會不會爆炸，我是不知曉的，如果果然會爆炸，在幾時爆炸，我也是不曉得的，但是我可以放心地說，假如太陽真的會爆炸，這種事情不是我們所能够干涉的，而即使是最頂呱呱的天文學家也沒有本事阻止它發生。這個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而且是白花精神去想它的例子，因為它不是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去適應的。但是，提出這個例子有一個用處，那就是它再次的告訴我們，我們不是天上的神，我們只是地上的人，我們沒有超人

的本領。你當然會生氣地回答我說：「我從來就未曾想過我們是神！」是的是的，親愛的讀者，你當然不是一個患上我們現世紀最狂妄的錯誤的人，假如你是，你就不會是我的讀者了。但是假如你轉移一下目標去看一下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會和美國政府裡的所謂智囊，你就會發覺有些人，雖然咀裡倡說世界無神而却是想把自己招上天宮去做上帝的。

（廿一）

人類常常患着集體驚慌，但是這種現象不限於人類，即使是合隊羣居的野獸也是有的。有一次我看見一幅照片，照片內是一羣非洲中部的野象，被忽然出現在天空中的一架飛機嚇得震天价響。在平常的時候，大象是寧靜深沉的動物，但是在這一次却被從未見過的吵鬧的一隻怪物出現在天空中嚇得魂魄不齊。每一隻單獨的象受到驚嚇，它就將它的驚慌傳給其他的象，這樣就造成一個全面的恐懼。可是，因為它們中間沒有新聞記者，飛機一失蹤之後，它們就復歸於平靜，不像人類一樣。

（廿二）

從鼓了脚的道德感看來，刑事法律有一個長處，那長處就是如果你直接的滿足你的攻取衝動以損害別人，你就会被刑事法律抓着來處罰，但是如果你是個虛心鬼，穿着道德的裝飾來進行謀財害命，以讓你的攻取慾得到慢性的發洩，你就可以逃之夭夭。據這個眼光看來，戰爭也有同樣的長處。依照它的規矩，你不可以幹你的鄰居，雖然或者你是真正的恨之入骨，但是經過一點宣傳的感染，你的仇恨卻可以轉移到別國上去，而你的謀殺的狂慾就可以變為愛國的英勇行為。

（廿三）

如果你問一個現代的反猶太主義者為什麼他要反對猶太人，他就會告訴你說因為猶太人做生意絕對無所顧忌，絕對尖利，對負債者絕對沒有半點憐憫。他更會說猶太人整天都是滿腹蛇鼠，詭計多端，對付外教的生意敵手也盡力的支持自己的同類。假如你向這位仁兄指出，即使是基督教徒，你也看見過他們有這些特點，他就會向你這樣反應：「啊，當然囉，當然我不否認其他的

人裡頭也有壞蛋，而且我本人也有很要好的猶太朋友，我只是講猶太人平均是這樣的。」但是，如果你等着他不戒備的時候捉他，他就會露出馬腳的。如果一個猶太人幹着尖利的把戲，他就會說：「呀，真像一個猶太人！」如果攪手段的不是一個猶太人他就會說：「呀，奇怪的，他不是一個猶太人！」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怎樣可以算得是一個計算平均的科學方法。

（廿四）

在現在的世界，年青男女的來往是比從前容易得多的，在今日，即使是個婢女也最少每一個禮拜可以享受奧斯丁小說裡頭的女主角在整部小說裡所能獲得的刺激。

（廿五）

我們都做過從高處跌下來的夢，這個暗示了我們是從樹棲的動物進化而來的，雖然這種解釋或者不免錯誤。基督教的讚美詩和神話所提及的都是逃避暴風雨和在沙漠裡所見到水的幻像。聖經裡的故事摩西擊石祈水，雖然有些人是從來也不需要怎樣忍受口渴的，却在各式各樣的人的心裡都起着有力的作用。讚美詩把天堂擬為一個我們可以逃避生命暴風雨的地方而却不把它比擬為逃避給巴士車撞死的地方，雖然很明顯的，在現代的城市生活裡，被巴士車輾死的可能性是比暴風雨擊死的可能性來得大的。

（廿六）

記憶力的可靠性是有很多問題的，但是除了這些已經是很多的問題之外，對記憶力懷疑的人或者還要指出這一點——現在我們所能記憶起的事情不能够就証明這些事情是在所記憶起的那個時候發生的，因為這個地球可能是五分鐘以前才產生出來的，產生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着我們現在所喚起的記憶。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先生們，比方古斯的父親，就用同樣的辯論法來辯駁進化論。他們說這個地球是突然間產生於公元前四千零四年那一年的，產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着一切進化論者引以為証的古物化石，這些化石是上帝安置來考驗我們對他的信心的。地球只是裝上好像是進化而來的樣子，但其實是突然間創造出來的。這種辯論法，當然沒有邏輯上的困難，但是同樣的，主張地球具備着一

切記憶是五分鐘以前突然間被創造出來的見解也沒有邏輯上的困難。這些雖然都似乎是不能夠使我們相信的假設，但是它們都不是在邏輯上可能受到攻擊的。

(廿七)

如果我要坐飛機去紐約，理智當然會告訴我應該搭一架去紐約的飛機而不是搭一架去伊斯坦布的飛機。但是有些人認為我這樣做是太過用理智了，我應該在機場緊張呀緊張，緊張到看見第一架飛機就不問青紅皂白的馬上跳上去，如果飛機把我載到伊斯坦布去，我就可以大肆詛咒我所見到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美國人。這個當然是一種妙哉妙哉、淋漓盡致的行為，我想一定是為我的批評家們所嘉許的吧。

(廿八)

如果你是想享受百齡高壽的話，我第一個要給你的勸告就是你必須謹慎選擇你的祖先。不錯，我自己本人的父母是早年夭折的，但是在其他的先人方面，關於此點，我是做到獲得優異成績的。我的外祖父雖則是在春秋正富的六十七歲那年去世，但是我的其他三位外祖母、內祖父母都是享盡了八十高齡才離開人間的。在更遠的先人裡頭，我只可以找到一個單獨的短命種，他是死於現在已經罕見的病症上的一一被人砍掉腦袋。

(廿九)

【未譯】

II 宗教

一九〇三年羅素出版了他關於宗教的有名著作「一個自由者的信仰」，自此以後，多數討論宗教的作者都追隨着他的見解。羅素對宗教的認識，自從那個時候起直到現在，都沒有經過什麼改變，但是，同時人們之所以信奉宗教的証據也沒有經過什麼改變。羅素是並不反對以信奉神話為他們的文化的一個特點的人的，他只反對以迫害別人的手段來進行自己的宗教傳播。

在歐洲方面，有團體的宗教的歷史供給了我們以好些宗教阻礙了人道的和科學的進步的例子。假如自由研究是比較普遍和教條思想是比較罕見的話，醫藥方面很多的發展都是應該來得更早的。只不過是一個世紀以前罷了，有很多人還相信有些疾病的產生是全由罪惡所造成的，照這種見解，邪惡的人是活該抵受痛楚的、磨折的。如果有人主張這些疾病不是由罪惡所造成而是有另外的原因，他就會遭受到各種別人對他的制裁。在今日的歐洲，不尊奉人所尊奉的宗教的人是不必再在大庭廣眾中受火焚之刑的，但是他們仍然會遭受到別種更精練的殘忍的對付。僅為別人所「容忍」的宗教少數者（尤其是年青的一班）所遭受到的心理上的打擊就是一個例子。以為宇宙是不可知曉的人們，如果公開地主張他們的見解，他們就不能避免招來某種不愉快的結果。他們可能在申請工作方面受到歧視，或者在社會上喪失他們一點地位。主張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社會必要的一個條件的人，有時竟然忘記了宗教的寬容，不只是在各種互相競爭着的教義中間保存着一種和平，而是即使是對待不信奉任何教條的人也應該容忍。

如果要宗教不遺害於人們，我們就必須消除宗教的幾種危險成份——懷疑、驚懼和仇恨——這些成份是會一步步的引人走上迫害別人之路的。本章裡所選擇的羅素的文字再度表現了嚴肅的思想和敏銳的幽默造成了一種絕妙的化合物，在學問的歷史裡，這種突出的洞察和滑稽的混合是很少見得到的。

——編者

(一)

我看見大部份人類都不相信上帝而却没有受到他的處罰。而且我以為即使是有上帝，他也絕不會只因人家對他的存在懷疑他就要發起脾氣來。

(二)

雖然我們的教科書教給我們的天文學都是新穎的哥白尼的天文學，但是這種科學思想却没有影響到我們的宗教觀念和道德觀念，而且，就是星相學，我們對它的信仰也没有被消滅。人們還相信着上帝的「神聖計劃」為的只是人類，還相信着一個不只照顧着善人，而且還會刑罰惡人的天意。有時候我是被所謂神心的人對他們自己的上帝的侮蔑駭倒的。比如尼姑吧！她們洗澡總要穿着一件浴衣來進行而不脫得精光。如果你問她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法，因為她們是在浴室裡而沒有人可以看見她們，她們就會回答說：「哎，你忘記了我們的好上帝是看得見的呢。」她們這樣回答，很明顯的，表示了她們都以為上帝是個喜歡偷窺出水芙蓉的豬八戒。而且上帝是所謂無所不能的，難道他可以看穿浴室的牆壁而不能夠看穿她們的浴衣嗎？這個見解真是十分奇怪。

(三)

基督教徒硬說他們的信仰是行善的而別人的信仰都是作惡的，最少他們對共產主義是這樣看法。但我却以為一切信仰都是作惡的，所謂信仰者只不過是頑強地相信沒有證據的事。如果我們有證據我們是不用「信仰」兩個字眼的。我們不叫二加二等於四或者地球是圓的這種見解做信仰。我們只在需要用情感來代替理智的時候，我們才用起信仰兩個字眼來。

(四)

基督教會攻擊人們洗澡，理由是使身體變得更有吸引力就會使它有產生罪惡的傾向。污垢是受到讚賞的，於是神聖的芬芳就越來越瀾漫起來。聖人普羅拉說：「身體和衣服的整潔就是靈魂的不潔。」（見愛理斯所著性心理的研究卷四頁卅一）教會稱虱子做上帝的珍珠，由他們看來，滿身裝飾着虱子就是聖人的一個特徵。

而
他

天
觀
還
只
心
想
會
門
之
、

(五)

基督教說上帝創造宇宙都是爲了人類，人類就是宇宙的中心，自從達爾文的進化論風行之後，基督教爲了適應新的環境，這種對人類的頌讚就改穿了一套時髦的衣服。基督教說，經過那只有爛泥和三葉蟲的千千萬萬年，經過那只有恐龍和羊齒大植物、只有蜜蜂和野花的千千萬萬年，上帝都只不過是爲他的一場好戲的高潮點作準備。到時機成熟的最後，他就創造出人類來，這些人類裡頭包括了瘋子的加利古拉那個羅馬皇帝，沉緬酒色的尼赫魯那個也是羅馬皇帝和近代的怪傑的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這些標本；這些傢伙的超羣的表現就足以抵償浪費了這樣悠久的歲月來攪進化。但是在我本人來說，我却覺得這種跛脚的、無能的、要我們頌讚人類是上帝最出色的傑作的怪論，即使是比所謂罪人在死後必受永恆的刑罰那種理論，還要無稽，還要令人嘔飯。

(六)

照基督教的意見人類是一個錯誤，假如沒有了人類，宇宙就會變得更加甜蜜，更加新鮮。當黎明的露珠在秋天裡的陽光中閃爍着的時候，每根小草都蘊含着無限的美和純潔，但是在這個時候，給人們充滿了罪惡的眼睛來看它，給他們污穢殘忍的野心踐踏它，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照這種見解人類都是邪惡的了，但是同時基督教徒又自誇地說人類是依照着上帝本身的模型製造出來的；情形既是如此，我真不明白上帝爲什麼能夠長期地容忍這種自高自大的褻瀆而不懲治他們。或許上帝是會再用洪水來把他們淹死的吧，諾亞只半冷半熱地執行了他的意旨，說不定上帝會派我做一個更澈底地執行他的命令的工具呢。

(七)

基督教說你可以用祈禱和謙虛來使事物依照你的意願來移動，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有這種力量，你就必須對自然法則獲得一種認識。你從認識自然所獲得的力量是比從祈禱所獲得的力量大得多、可靠得多的，後者之所以遜於前者是因為上帝老爺未必聽見你的禱告。還有一層，從祈禱所能獲得的力量是有限度的，因為上帝老爺不會喜歡你苛求太過；但是從科學得來的力

量却是沒有限度的。從前人們告訴我們說信仰可以移山倒海，我們都覺得滑稽，但是現在人們告訴我們說原子彈可以移山倒海，我們却相信得五體投地。

(八)

依照教會聖人湯姆斯的意見，父親的靈魂是不跟着他的精蟲傳給孩子的，每個人的靈魂都是上帝重新創造出來的。這種見解有一個困難：假如孩子是由男女的正式結合產生出來的，上帝豈不是變成了和那女人通姦的同謀者？但是這種駁問只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駁問。另外是有一個更嚴重的困難的：這就是關於亞當的原來罪惡的傳授這個問題。依照湯姆斯的意見，犯罪者是靈魂而不是肉體，靈魂既然是每次重新被創造出來而不是從祖先傳授得來，那麼我們怎樣可以傳授到亞當原來的罪孽？對這個問題，聖湯姆斯精乖地緘口不論。

(九)

時常有人問我：所謂閉塞的教條式信仰能夠給予追求超度的人一種像在家裡所獲得的溫暖，你以你冷靜的理智能夠給人以一種可以相比的東西嗎？我給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多方面的。第一，我不是說我能夠給人們像放棄了理智所能夠獲得的那麼多的快樂。我不是說我能夠給人們像耽酒嗜藥和欺騙孤兒寡婦以致富所能夠獲得的那麼多的快樂。我所關心的並不是個人的快樂而是整個人類的快樂。如果你真正的追求整個人類的快樂，一些私人的不光榮的快樂你是不能夠享受的。假如你是盡責任的父母的話，當你的孩子害病的時候，不論正式醫師的診斷是怎樣的可疑和使你沮喪，你都是會接受的；如果你接受江湖先生的爽快的意見而你的孩子跟着死去，人們是不會因你相信江湖先生所得到的愉快而原諒你的。

(十)

如果每種事物都必定有做成它的原因，那麼上帝也必定有做成他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可以有事物沒有原因的，那麼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都可以像上帝一樣不必有原因。基督教在這方面的見解實在是和印度人的見解同類。印度人說世界是站在一隻象的背

脊上面的，象是站在一隻烏龜上面的。如果你追問烏龜又站在什麼的上面呢，印度人就會回答說：「我們不如談別的吧。」基督教的辯論實在也不過是如此。

（十一）

主張宇宙是不可知的人對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這些問題是沒有像一些基督教徒一樣知道得那麼確定的。他也不像過去多數的基督教徒那樣，主張凡在一些神學的難解的問題上不同意政府的見解的人都應該受到痛楚的死刑。他是反對迫害別人的，他不輕易對別人作道德上的譴責。

至於「罪惡」這個概念，他不以為是一個有用的概念。他當然承認人類有些行為是可欲的，有些是不可欲的，但是他以為處罰不可欲的行為應該以防止這種行為的發生或者使犯人悔改為目的，而不應該以只是使犯人受痛楚為目的。人們之所以接受地獄這個概念，就是這種復仇主義的刑罰觀所造成的。這就是「罪惡」這個概念的遺毒之一。

（十二）

首先動搖了英國科學家對宗教的信仰的是地質學、達爾文和進化論。如果人類是以低等的生命不可覺察地漸漸的進化而來，如進化論所說的那樣，宗教上有些事情就變得使人很難明白。在進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祖先是在那一個階段才獲得教會所講的所謂自由意志呢？從變形蟲到人類的悠長的旅程裡，他們是在那一個時候開始有所謂永恆的靈魂的？他們在幾時才獲得犯邪惡的能力，那種值得有一位慈惠的創造者來給他們享受永恆刑罰的邪惡？多數的人却認為如果這種刑罰落在猴子的頭上，那是未免太過苛刻的，雖然猴子都很有拿椰子來擲擊白種人的腦袋的傾向。是不是爪哇的直立猿人首先犯下這種邪惡呢？的確是他先吃了上帝所禁吃的蘋果嗎？抑或是皮爾丹人呢？我曾經到過皮爾丹一次，我却没有看見那個鄉村有什麼特別的邪惡的跡象，也沒有看見這個鄉村從史前時期到現在有經過什麼大的改變。那麼，或許是尼安得塔爾人第一次犯下這彌天大罪吧？這個猜測是比其他的猜測都更有可能的，因為尼安得塔爾人是生活在我們的仇國德國的。

可是，明白得很，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有任何答案的；那些不全部拒絕接受進化論的神學見解，於是就必須作深刻的調整。

（十三）

我覺得不能夠撇開舒服的神話來正面對着生命的危險的人是懦弱的、可恥的。在他的心坎裡他必然會知道他自己所相信的都是神話，而他之所以相信這些神話不過是它們可以使到他舒服。但是，他却没有膽量來面對自己的這種知覺！而且，他自己既然知道自己的意見不合理性，不論知道得如何不清楚，當人家辯駁他的時候，他就要大發雷霆起來。

（十四）

加利羅和牛頓在天文學界裡引起了革命，達爾文在生物學界裡也同樣的引起了革命。但是，在達爾文以前，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年的神心的博物學家都已經滿咀在談着生物適應環境這個題目了。但是，他們都以「上帝的意旨」這個思想來解釋生物適應。這種解釋，老實來講，有時候實在是有點蹊蹺的。假如兔子是神學家的話，他們對鵲鼠之巧妙的適應於捕殺兔子是不會覺得應該怎樣感謝上帝的。至於適應於在我們的肚裡過幸福日子的條蟲，神學家都精乖地避免不談。

（十五）

神學家說大自然是一個「美」和「和諧」，但是我却不知道這個「美」和「和諧」在那裏可以找得到。在動物界裡，動物都是互相殘殺吞吃的。多數的動物不是死於別的動物的襲擊，就是死於飢餓。我也不能夠在條蟲的身上見到什麼美和和諧。你不要說這勞什子是上帝派遣下來責罰我們的罪惡的，因為他光顧別的動物還比光顧人類來得勤勉呢。

或許，神學家所說自然界的「美」和「和諧」是指天上星宿的美和和諧吧。但是我們要記得，這些星宿都是久不久就要發怒爆炸的，爆炸的時候都把鄰近的一切化為烏有。

（十六）

聖湯姆斯的偉著「外教批判」，第四冊最後所討論的問題之一就是人死後身體可以復活這個問題。在這裡，像在其他的地方

一樣，他公平地陳述了反對派之所以反對正統見解的理由。這些理由的當中有一條，驟看之下，我們好像是没有辦法去反駁的。這個理由說，假如我們有一個一生只吃人肉而不吃其他的食物的人，而他的父母也是一樣的只吃人肉，在他的肚裡死了的人是不是因為他們的身體已被他吃了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就不能夠復活起來呢？如果情形確是如此，那就未免對被吃者很不公平了。但是如果被吃者都可以復活，那麼吃者豈不是沒有了身體而他又怎樣復活？這個好像是不可超越的困難，我很快樂的說，聖湯姆斯是勝利地把它克服了。大聖指出一個人的身體的本身是不靠造成這個身體的物質的延續的，在生活的過程中，飲食和消化是不停息地將構成身體的物質更換的，但是這却無損於身體的本身。所以吃人的那個人在復活的時候是可以重獲他本來有的身體的，雖然構成這個身體的物質不必和他在死時的那些物質同是一物。有了這種十分可以使人安慰的思想我們就可以了結我們對「外教批判」的講述了。

(十七)

天主教名哲學家聖湯姆斯亞奎那，是沒有真正的哲學精神的。他不像柏拉圖所傳述的蘇格拉底那樣可以在一個辯論裏跟着邏輯走。他不是在進行一個結果不可預先知道的研究。他在開始思考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真理；這個真理在天主教的信仰裏已經有了。如果他能夠為信仰的某一些部份找到理性的根據，那是最好不過的；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找到，他會回轉頭去乞靈於所謂天啓。為已經預先安排妥當的結論找論證，那不是哲學，那只不過是一種特別乞辯。

(十八)

基督教徒說，世界上一切可食之物，都是上帝造出來給人類享受的。從一些神學家看來，即使是兔子的白尾巴，也是有用處的，上帝做它出來，是為了好讓獵人容易一點辨認兔子的。但是神學家也面對着一些難題：為什麼我們要有那麼兇狠的獅子和老虎？要有爐灶一般熱的夏天？要有冷藏室一般冷的冬天？可是，神學家也有辦法解決這些難題。們他說，上帝要我們熬受這些苦

難，是因為我們的鼻祖亞當犯了天規，吃了禁果；在亞當墮落之前，一切猛獸都是吃齋而不吃葷的，而地球也長年都是花團錦簇的春天。如果當初亞當只吃桃子、油桃、葡萄、梨和黃梨就感到滿足，這個天堂就是直到現在我們也還能夠享受呢。

（十九）

聖湯姆斯以為占星術不可信，他所持的理由是我們普通所知道的理由。聖湯姆斯雖然拒絕了占星術，但是在有人問他有没有命運這件事的時候，他却說我們可以認上帝為宇宙一切在時間上所造成的必然的不可更改的秩序為命運，但是我們却不可用命運這兩個字眼來稱呼這個秩序，因為命運是不信天主教的人所用的字眼。在這裏，聖湯姆斯既然是說上帝所造的秩序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了，但是跟着他又說人們的祈禱可以干涉這個秩序。理由呢？上帝有能力創造奇蹟，他聽了我們的祈禱就可以干涉這個秩序，人們沒有本事創造奇蹟，所以這個秩序不可更改。聖湯姆斯既然說人們是沒有創造奇蹟的本事，但他却承認人們可以取得魔鬼的幫助來進行魔術。他的解釋是，嚴正的來講，魔術不算是奇蹟，同時也與占星術無關，因為它不求助於星宿。聖湯姆斯的這些妙論真是說得頑石也會點頭哩。

（二十）

美國人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影響了歐洲到什麼程度呢？在將來美國人的看法又會影響歐洲到什麼程度呢？

在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問問：什麼是美國人特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什麼是歐洲人的特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在傳統上來說，歐洲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從天文學得來的。當亞伯拉漢在夜間看管他的羊羣的時候，他仰面觀察天上星宿的運動，他看見這些星宿都按照着一套一定的莊嚴的規則來運行，絕對不為人力所能操縱。當上帝在旋風裏和約合講話的時候，他所問約合的就是：「你有能力管束金牛星座的德澤嗎？你能够解開獵戶星座的腰帶嗎？」約合都回答說他不能够。上帝繼着就問：「你懂得天上的規律嗎？你可以因此而治理地上嗎？」約合回答說：「哎，我是個渺小的人呀，我怎樣回答你呢？我用手掩

閉我的咀吧。」結論是人類是弱不禁風的，他只適宜於服從和崇拜上帝。自尊被目為驕傲，對人力的自信變成了對神明的褻瀆。

(廿一)

不錯，自然還是要我們死的，但是醫藥的進步，越來越使到人們個個都可以滿足地享受了生命才死。基督教假定人們都希冀長生不滅而渴望着安享天堂上不會止息的快樂，好像這種不會止息的快樂的單調是不會使人生厭的。其實，如果你問問一位已非年少的、比較坦白的先生，他就很可能告訴你說，他是個已經嘗盡了此生滋味的人，他不會再有甚麼願望要在來生再享受些甚麼幸福。

(廿二)

基督教的聖經舊約說，殺盡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敵人是神聖的任務，即使是他們的牛羊，也不可放過。古代的埃及人和意大利人都很害怕地獄的折磨和痛苦，但是這種驚慌要到基督教才發展到淋漓盡致。基督教會裏的灰灰暗暗的聖人們都不享受感官的快樂，他們住在沙漠裏，不喝酒食肉，不與女人往來，但是上帝却沒有禁止他們享受一切快樂。精神的快樂，他們是可以享受的，而精神的快樂是比肉體的快樂高尚得多。聖人們所覺得津津有味的一種精神快樂，就是想像一切不信奉基督教的邪鬼和信奉異端邪說的惡人，怎樣在地獄裏享受刀刑、鋸刑等等的滋味。

(廿三)

現代開明的神學家的立場在丹嫩博士的「罪惡的概念」一書裏是表現得很清楚的。據丹嫩博士的意見，所謂罪惡就是知覺地違反一個明白的規則的故意的行為，這個規則就是道德的規則，從「天啓」的方面看來，就叫做上帝的意志。照這個見解理推，不信宗教的人是能够犯罪惡的了。

(廿四)

一個給教會干涉減輕人類痛楚的機會，就是麻醉藥的發現。一八四七年發現者沈信推薦產婦利用這種新藥來減輕生產孩子時候的痛楚，但是他立刻受到教會的指斥，牧師們向他指出，上帝曾經對女人的鼻祖夏娃說過：「你要在痛楚中產生孩子。」（創

世紀第三章第十六節)如果產婦利用麻醉藥，她們怎樣能够知道痛楚？但是沈信却成功地使到教會相信男人患病可以應用麻醉藥，因為聖經說過，當上帝從亞當的身上抽出肋骨來製造夏娃的時候，他是使亞當熟睡着的。男性的牧師們雖然同情了男人的痛楚，但是在女人方面，最少是關係生產孩子這一件事，他們却絕對的不爲沈信的滔滔雄辯所動搖。

(廿五)

神學家都說上帝造成這個宇宙是有個目的的。但是我們却要指出目的這個概念只適用於人類工匠，而不適用於上帝。

當一個人想建造一座房屋的時候，除非是在天方夜譚的故事裡，他是不能夠只有志願就可以實現他的希望的，他必須花費了若干時間和勞働之後，才可以有一間房屋。但是，上帝是萬能的，他是不會受到這種限制的；如果上帝真的是對人類特別寵愛，——一種我覺得似是而非的說法——爲什麼上帝在製造世界的時候，不同時亦把人類製造出來，如創世紀所講述的那般？神學家何必對達爾文的進化論低頭而作適應？一切在人類出現以前的魚龍、恐龍、梁龍、乳齒象等等攪出來有什麼意思？神學大家巴恩斯博士承認上帝創造那很會在我們的肚裡享福的條蟲出來的用意，即使是在他自己，也是一個莫名其妙。至於我們不樂意享受的瘋狗病和恐水病，我實在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用處。神學家們或許會說，這邪惡之所以有，是因為大自然的規律是有善必有惡的。但是神學家們却忘記了即使是大自然的規律，也只不過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傑作。有些邪惡，教會也可以解說是我們自己自由意志的成果，因為它們是我們自己的罪過所招來的。但是有些在人類出現在這個世界以前，因而就不是爲人類的罪孽所招來的那些，却是不可以這樣解決的。吉拉斯卑提議說我們可以這樣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認爲吃人的野獸這種邪惡是被魔鬼佔有了身體的，如人之可以被魔鬼所佔有那樣，而它們的罪惡，是在它們出現在這個世界以前就有了的。我相信巴恩斯博士是不會接受這種解決辦法的吧。但是，除此之外，我却不知道有什麼其他可以能够滿足我們邏輯的要求的答案。這一個困難是一個很陳舊的困難

，但是却仍然是一個實在的困難。一個至高至能的存在，他能够造出一個這樣充滿了邪惡（不是由罪過所產生出來的邪惡）的世界，一定是自己最少也有一部份是黑心肝的。

（廿六）

天主教攻擊希臘正統教不承認聖靈之降御聖母瑪麗亞以生耶穌可以同時是由上帝和被生的耶穌命令出來幹這個勾當的，同時又不承認羅馬教皇的獨裁權力。天主教警告我們說，瑪麗亞之生耶穌，雖然是受孕於聖靈，但是我們却不可以即將此事，如常識那般，理解為肉體上的事。

（廿七）

如果你相信上帝和身後的永生，你的心理就會得到一種安慰，而你就不需要有那麼多的勇氣來面對生活的現實。我們的青年人，不比別國的青年人，都是在宗教教育裏培養出來的，而他們又都在一個極其容易患上絕望的年紀對他們的宗教失去信仰，致使他們都必須比別國沒有受過宗教薰染的青年人忍受更劇烈的痛苦。人都害怕死亡和宇宙不可明白的問題，但是教會却可以給他們不必害怕死亡和這些問題的理由。可是，基督教的這樣做法，却使人不能够培養一種可以使他們面對現實的勇氣出來。因為人們的追隨宗教，都是出於恐懼心理，所以提倡宗教的一班仁人智士，就主張我們不應該排斥恐懼。但是我却不能够同意這種十分謬誤的見解。以愉快的夢幻來治療恐懼，不是一種生活最好的辦法，而以恐懼來敲詐人們參加教會也侮蔑了人們的尊嚴。

（廿八）

整個關於上帝的概念，都是從古代東方的帝皇崇拜產生出來的。這種概念，實在不配自由的人去接受。你跑進教堂裏去，聽見人們在說自己是個卑鄙的罪人等等以貶抑自己，你就會覺得他們這樣做法是可恥的，不配於自尊的人類的。我們做人應該站立起來，直率地面對世界。我們應該盡可能使到這個世界美滿，縱使我們是不能够完全達到我們的願望，我們的世界也會比牧師們這年年月月以來所繪畫的那個好得多。一個好的世界，所需要的是知識、仁慈和勇氣，不是對過去抱着惋惜的幻覺，不是無知古

人之言對我們自由的聰明的束縛。

(廿九)

依我所見，宗教是以人類的恐懼為基礎的。人類對宇宙和生命不可以了解的事情害怕，他們在和別人爭執的時候，或者是有困難的時候，都希望有一個大阿哥在身邊來撐腰。這些都是宗教所以產生的原因。宗教這整個東西，都是建築在這些心理上——對神秘不可思議的事情所產生的恐懼，對失敗所產生的恐懼，和對死亡所產生的恐懼。……但是科學是有能力幫助我們逃脫這些魘魅的束縛的。科學會開化我們，我相信我們自己的心也會開化我們，教我們不要再在四方八面尋找各種幻想的扶持，不要在天空裏創造盟友，教我們應該以我們自己的努力來改善這個世界，以使它能够美好，以代替這許多年代以來牧師們所描繪的那種烏煙瘴氣的世界。

(三十)

在中世紀裏，因為他們有創造奇蹟的本領，教士們都可以決定一個人死後將是在天堂或者是在地獄裏度過他的來世。如果死者在臨終的時候，被教會開除了教籍，那麼他死後就會被遣到地獄裏去受磨折。如果他在死的時候，他還在教會的懷抱裏，而教士們又為他進行過一切禮式，假若他已經招認了和悔過了他的一切罪惡，他死後就最終可以到達天堂。但是，在未去天堂之前，他是必須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滌罪所裏挨過一段時期的，教士們可以為他的陰靈，進行彌撒禮來促短這段在滌罪所逗留的時期。假若死者的親屬，能够以一筆適當的潤金來委託教士們，他們是很樂意在這方面幫忙幫忙的。

(卅一)

著名天文學家朱恩士認為在目前，除我們的地球之外，宇宙不會在其他的地方有什麼生命。在哥白尼斯改變天文學的觀念之前，人們都很自然地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是特別為了我們這個地球的。但是，在今日，這種見解已變得十分可笑。如果上帝創世是為產生人類的腦袋的話，那我們就要說上帝未免是在這樣冗長的歲月裏成就得太少了。……即使是我們接受上帝創世是特別為

了我們這個地球這種見解，我們還是有理由懷疑教會所說的上帝製造這個地球的用意的。在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內（除非有人用足夠的毒氣來把我們毒盡）這個地球還是可以讓我們居住下去的，但是這個好處不會長存永久。說不定有一天我們地球的空氣會整塊的飛向宇宙的空間去；又說不定有一天海裏的潮水會使到地球只是一面向着太陽而一面永遠向着黑暗，致使受陽光的一面變得太熱，而不受陽光的一面變得太冷；又說不定有一天（如著名生物學家哈爾定所講的教訓的故事那樣）月亮會從天上掉到地下來。無論如何，即使是這些事情不會首先發生，我們的太陽也會有一天爆炸，它就會變成一個慘白的冷冰冰的小東西；據朱恩士所說，這件事情會在一百萬個一百萬年以後發生，雖然的確的年月現在還未曾估定。

一百萬個一百萬年的時間是够充份給我們做準備的，我們希望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的天文學和鎗炮學可以有長足的進步。到這個時候，我們的天文學或者已經發現了另外一個可以讓我們居住的太陽系；我們的鎗炮手或者已可以用近於光速的速度，把我們發射出宇宙去；如果我們年青的時候就起程，我們會有希望在衰老死亡之前到達我們要去的球體。這個或許是一個很渺茫的希望，但是我們却要儘量的利用它。

（卅二）

我相信教條信仰的衰替只會產生良好的結果，而決不會產生壞的結果。我當然可以同時承認新的教條系統，比如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比舊的教條系統更可惡的。但是這些新的教條系統，絕對不會有機會控制人們的腦質，假如正派的教條系統不事先在人們年少的時候就來約束了他們的思路。史太林的言語是充滿了他少年時候求學的神學院的意味的。這個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教條，而是科學的研究態度，加上一種磨難千千萬萬人是可憎惡的這樣一個信仰，不管這種磨難的行為是史太林所做的抑或是信仰者所幻想出來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上帝所做的。

（卅三）

在一九一八年，我爲了宣傳反戰，主張和平而被送進監獄裏

去安坐了四個半月。多謝政府要人巴爾富的干涉，我得住在監獄的第一分部裏。除了我不能够作和平的宣傳以外，在這裏我是可以任意閱讀和寫作的。我覺得監獄的生活的好多方面都是相當令人愉快的。我沒有了約會，不必再作困難的決定，沒有了登門拜訪的人，我的工作已不再遭受到別人的叨擾。於是我瘋狂地閱讀；我寫了一部書「數理哲學引論」，又開始了另外一部書「認識的分析」。我對同監的犯人頗感興趣，我覺得他們在道德上都不會比外面的一切人差得了多少，只是他們的聰明稍為低於平均，從他們被警察抓住了這件事實看來，就可以知道。給不能够住在第一分部的人，尤其是習慣於讀書和寫作的人，坐監是一種很嚴厲的和可怕的處罰。但是，多謝巴爾富，在我這方面，情形却不如此。我到監獄的時候，就受到了看門人的鼓舞，他是要將有關我的詳細情形記錄下來的。當他問我信什麼宗教的時候，我便回答：「不可知論。」他就問我這個是怎樣寫的，跟着就嘆一口氣說道：「唉，宗教是有很多種類的，我相信它們都是崇拜同一個上帝的吧。」他的這句話使我高興了一整個禮拜。

（卅四）

今日英國最有勢力的一派哲學，主張着某一種我不能够同意的有關語言與哲學的見解。我不想誤述這一派哲學的意見，但是我相信主張某一派見解的人，都必定會說反對他們這種見解的人是誤述他們的學理的吧。這派有關語言與哲學的學說，就我所知，是主張我們普通日用的語言，用着它普通的意義，就够表達哲學思想了，哲學再不需要應用甚麼專門的術語或者改換日用語言的意義來應用。我覺得我完全不能够接受這種看法……

正統派基督教主張我們是有身後生命的。這個主張的所講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它在何種意義上，假使是有意義，是真確的？我剛才所指出的那派哲學家對第一個問題是感到興趣的，但是對第二個問題他們却是不加以考慮。我絕對的同意追究問題的意思是甚麼，是討論第二個實質的問題一個絕對重要的和必須的、必先解決的步驟。但是我却覺得，如果我們對第二個問題不能够說半句任何的話，那麼我們討論第一個問題只不過是浪費時間。這

班哲學家的態度，使我記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我要去溫芝士打，我問一家店舖的老板去那個地方最簡捷的路，他就劈開喉嚨向裏頭一個人叫起來：

「有位先生要知道去溫芝士打最近的路！」

「溫芝士打？」那個聲音問。

「是的！」

「去溫芝士打的路？」

「是的！」

「我不懂！」

那個聲音只要弄清楚問題的性質，但是却没有興趣去回答。這就是今日的哲學家所能够給懇切追求真理的人的幫助。青年人都轉向研究別種學問而放棄哲學，這還是奇怪的事嗎？



III 性與婚姻

羅素對婚姻和性的問題的見解，曾經引起過劇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美國。他對陳舊的性禁規例拒絕支持，這是批評者對他主要的攻擊之點。在一個以為「遵守成規就是道德」的時代裏，如現今的這個時代，表示不同意是往往被誤解為顛覆的行為的。在比較古板的人們的頭腦裏，關於性道德的問題，提起羅素的名字就足以使人發生極端的憎惡。對於看生命只知道從迷信的道德規矩的眼光去看的人們，性和罪惡只不過是異名同實的東西。無可否認的，直到最近，用科學的態度去處理性的問題還是被目為邪惡的。

羅素的著作「婚姻與道德」曾經引起過人們強烈的抗議，致使他在一九四〇年被法庭同意開除他在紐約市學院所擔任的教授職位。有權勢的人們認為，寫這一類書的人是不配為人師表的。別的地方對羅素也有同樣的反應，有一個時期，他幾乎在整個美國都受到杯葛。很少書曾經引起過這麼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部份原因，是因為人們喜歡相信自己是比實際的有理智。一對不相配合的夫婦，從理智的反對者看來，是不應該離婚的，他們應該繼續同居而幻想着彼此是在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羅素以為這種見解，就是從防禁的道德觀產生出來的。

這裏所選錄的文字，有些是從「婚姻與道德」一書所抽選出來的，它們是羅素最幽默的文章。但是，羅素在這裏所表現的幽默，並不是為了幽默本身，優自是一件事，而智慧又是另外一件事，這個分別，我希望讀者能夠記着。

——編者

(一)

教會和現代的輿論，都不禁止戀愛中的撫摸，假如這種撫摸是不超過某一個限度的話，這實在是怪事。至於限度應該定在那裏，而罪惡是從何處開始，黑白的鑑別家是會大肆爭辯的。有一位特別以正派出名的教士曾經規定過，如果不是出於不良的動機的話，懺悔者是可以撫弄尼姑的乳房的。但是，我却懷疑現代的權威會同意他這樣的見解。

(二)

教會所常用的「在上帝的觀察中」這句話是使我大惑不解的。我們都以爲上帝是無所不見的，如教會自己所講的那樣，但是這個却明顯地是一個錯誤。他是看不見美國離婚名市蘭諾(Reno)的，因爲人們是應該不能够在上帝的觀察中離婚。上帝是看不見蘭諾市的了，但是不由教會所管轄的婚姻註冊所不知究竟在上帝的觀察中與否？我注意到社會上所謂有面子的人，他們是不願意拜訪公開地在罪惡中生活的人的，但是他們却不拒絕與只經過文明結婚而不是在教堂裏結合的人來往。從這點看來，恐怕與教會無干的婚姻註冊所却是在上帝的觀察中的吧？

(三)

托爾斯泰和甘地，在他們垂死的晚年，都主張所有一切的性交都是邪惡的，即使這些性交是在婚姻的範圍之內進行或是以產生後裔爲目的。馬尼干教徒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却是依靠着人類必犯的罪惡來不斷地供給他們新的門徒。但是，這種學說是叛經違教的，雖然主張結婚生活是和獨身生活一樣的可嘉也是叛經違教。托爾斯泰更以爲煙草也和性交一樣的可惡，在他的一部小說裏，有一個人人在殺人以前，是猛吸香煙來鼓起他行兇時所必需的怒火的。聖經沒有禁人吸煙，所以天主教會也沒有禁人吸煙，但是如大作家拔來所指出的，假如聖普羅知道有香煙的話，他必定會咒罵它的，那麼天主教會也必定會跟着禁止人吸煙。

(四)

據聖姆斯的意見，「神聖的法律」是要我們愛上帝的，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也需要愛我們的鄰人。這個法律是禁人通淫的

，理由是當孩子正在受養育的時候，做父親的應該和做母親的在一起。它也禁人節制生育，因為這種行為違反了自然；但是，它却不因此而亦同時主張人不應該終生過獨身的生活。照它看來，婚姻是不應該可以解散的，因為孩子的教育是需要父親的，因父親比較母親理智，而在必須懲戒孩子的時候，父親也比母親有氣力。它認為不是一切肉體的接觸都是罪惡的，因為肉體接觸是自然的事；但是如果因此而即主張婚姻生活是和性慾節制一樣的可嘉，那却是犯了約維尼反對僧侶制度的異端邪說的罪。婚姻必須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是對女人不公平的；一妻多夫制却使孩子認不清究竟誰是父親。親族間的性交是必須絕對禁止的，因為這種行為，會使家庭生活變得複雜。「神聖的法律」對禁止兄弟姊妹間的性關係，舉出了一個很奇異的理由，它說如果在夫妻間之愛的上面，再加上兄弟姊妹間的愛，那種愛就會大到使這兩個人進行太過頻密的性交際。

（五）

早期的教會着重了和誇大了聖普羅的意見。獨身生活是被認為是神聖的，於是人們就跑到沙漠裏去和撒旦奮鬥，而撒旦就將色慾的幻象來填滿他們的腦袋。

（六）

如果要恢復舊道德，有些事情是必須做到的。這些事情，有一部份是已經做了，但是經驗却指出只做得這一部份是不會發生効力的。第一件必須着手的事情，就是女子的教育應該使到她們變得愚昧、迷信和無知。凡在教會管轄下的學校，都已經辦到了這一點。第二件必須解決的事情，就是一切供給有關性的智識的文字，都應受到嚴厲的檢查。這個條件現今在英國和美國也將近完全實現了，法律是沒有受到更改的，但是由於警察的熱心的增長，檢查是加緊起來了。這些條件，因為它們現在已經是存在着，很明顯的是不夠達到目的的。只有一個條件有補於事，那就是取消一切年青女子有可能和男子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女子應該躲在家裏，而不應該到外面去謀生；除非有母親或姑母作伴，女子不應出外遊玩；不帶陪嫖而獨自去跳舞的惡習，應該嚴厲的加以

根絕。還有，一切在五十歲以下的未婚女子，都不應該擁有汽車；未婚的女子說不定也應該每月受警察、醫官的檢驗，有被發現已經失去貞操的，就送去保良局改良。一切避孕的勞什子也當然予以禁絕；與未婚女子談話而引起她們對永恒刑罰這個教義發生懷疑，應該被定為犯法的行為。這些措施，如果有力地推行百年或百年以上，目下日增月長的敗壞道德的浪潮，或者就可能受到壅塞。但是，我却認為除了實行這些方法之外，我們還須預防一些弊端的發生，我們是應該關掉所有的警察和一切醫師的。這或許還不够，我們還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男人的人格是生來就是墮落的，道德家們最好能夠主張一切男子都必須被割掉，只有教會裏的教士可以除外。但是，當我讀了小說愛爾馬、干得利之後，我覺得即使是教士也不可給予例外的待遇。

(七)

基督教，尤其是這個教的大聖人普羅，創造了一種很新奇的婚姻觀。他們以為「婚姻」之所以有，不是為了繁殖後裔，而是為了防止男女的姦淫……（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一至九段）

聖普羅是完全没有提到孩子的；結婚的生物上的目的，在他的眼內，是完全不重要的。聖普羅的這種態度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想像耶穌即刻就要作第二次的降臨而世界的末日也就要到了。在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人類就會被分為兩羣，一羣是得救的綿羊，另一羣是得罪的山羊，在這個時候，人們所應關心的是保障自己能够被選為綿羊而不被棄在山羊羣裏。聖普羅以為性交，即使是在婚姻之內，無論如何，都是阻礙我們得到超拔的一種絆腳石（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卅二至卅四段）。可是，結了婚的人是可以得救的，只是姦淫才是彌天的大罪，一個不曉得回頭的西門慶是必定會被棄在山羊羣裏頭的。我記得有一次，我的醫生勸導我放棄吸煙，他說在我煙癮發作的時候，我可以嚼一滴酸醋來代替。聖普羅之介紹人家結婚，也同出一轍。他並不以為結婚是和姦淫同等的暢快，他只是認為結婚可以幫助一些較為懦弱的兄弟去抵抗引誘。任何時候，他絕不會想到婚姻可以產生甚麼積極的好處，抑或夫妻間的情愛是一種美好的可羨的東西。他

對家庭也不感到興趣。只有姦淫佔據了他的思想的全部，他的一切關於性的道德觀，都是以姦淫為考慮點的。聖普羅的這種態度，正好像我們製造麵包其全部理由只不過是為了防止人家偷竊雞蛋糕一樣。

(八)

清教徒堅決地避開性的快樂，但是他們却變為有史以來最講究食譜的傢伙。有一個十七世紀的人批評他們說：

欲沾春夜嘉餽樂？

與罪同眠聖同爵。

從身體下部拿走了的東西，清教徒只不過是把它放在身體的上部，所以他們也沒有成功地控制到人類天性純粹肉體的那一部份。貪咀，從天主教會看來，是七種窮兇極惡的一種；而犯了貪吃的人，天主教的詩聖但丁，在他的傑作「神曲」裡，是把他們打到地獄的下層裏去的。但是這種罪惡却是一種模糊的罪惡，究竟正當的食慾止於何處，而貪咀起於何處呢？吃沒有滋養的食物就是犯貪吃罪的標準嗎？假如是的話，那麼我們只不過是吃一只鹽醃的杏仁，我們就應該碰上老天的刀鋸嗎？

(九)

自古以來，在實際上如果不同時也在理論上，社會是准許男子享受非法的性關係的。沒有人以為男人在結婚的時候，應該還是一個處子；即使是在婚後，男人的不貞的行為，假如不為妻子或鄰人所發覺的話，也是不被認為嚴重的。男人之可以放縱浪漫，是因為在社會上有娼妓的存在。在今天，我們當然不應為娼妓制度辯護，當然也不能夠為了表示對女人公平，而主張社會上亦應該有一班男娼來給娘子們快樂，好讓她們也可以學男人一樣，在表面上裝成正人君子，而在背地裏却偷漢……傳統的道德家，如果肯耐心思索的話，他就會發覺，對人的行為，實際上他是主張着一個「雙重標準」的觀念的，也就是說，他會認為性的貞潔，在女人方面是比在男人方面重要。你儘可以說他的理論是同樣的需要男人約束他們的行為的，但是，我們得指出，男人既然很容易的就可以在暗地裏犯罪，他的教條是必定不能夠實現的

。情形既然是如此，所以傳統的道德家就與自己的意向相反地被逼不祇承認男女之間不平等的事實，而且也得承認青年男人應該和娼妓，而不應該和與自己同等身份的女人，進行交際，雖然和後者而不像和前者的那種關係，並不是為金錢打算，而又可以有親愛之感而又實在是暢快的。當然，道德家們決不會去考慮這一套自知必不為人們所遵守的倫理主張及其所能產生的結果，他們以為他們只要不主張社會上應有娼妓，他們對在自己的教義下必定產生娼妓制度這件事實就不必負責任。這個現象，只不過再次證明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們的職業道德家在腦力上還是比常人差得一等的。

(十)

聖普羅和一班住在埃及沙漠地方地拔的隱士，對生物學都是沒有甚麼印像的，但是天主教會却不如是。在聖普羅的慧眼裏，婚姻只不過是一個多多少少是合乎正規的發洩性慾的辦法。從他的話裏，他也不見得會反對生育節制，相反的，他却會認為在女人懷孕與分娩的期間，男人之必須節制性行為這一着是含有危險性的。聖普羅的這些高見，却不為天主教會所接受，於是在基督教正統派的見解裏，就有了兩種對婚姻不同的看法：一種就是聖普羅所主張的，另一種就認為婚姻的目的是製造國民。如果婚姻的目的確實只不過是為了生產後裔，那麼性的貞潔，就變成一件更屬難能的事情了。照這種看法，不但只有在婚姻之內的交媾才是正當的，而且就算是夫妻間的關係，如果不以生產孩子為目的，它也是非法的。從教會的眼光看來，只有在製造合法的國民這個志願下的動機才說得過去。而這個動機在任何時候都能够把一個婚姻圓滿地解說，不管這個婚姻帶有殘暴的行為與否。不管女方怎樣的不願意交媾，不管她會不會死於再次的懷孕，不管生出來的孩子會染有惡疾或神經病與否，不管家庭的經濟怎樣拮据，做丈夫的只消說他的目的是要生孩子，那麼他就可以堅持滿足他的婚姻的權利。

(十一)

我想正統派的道德家（這包括了警察和法官，但是却不包括

現代的教育家）對性智識這個問題的態度，公平地說，是這樣的吧……性的不正當行為，是性思想所激發出來的，所以培養美德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一切青年男女的腦袋和身體，灌注完全與性沒有關係的東西。我們不應該告訴他們關於性的事情，他們之間，儘可能的，也不可以談論有關性的問題，而大人對他們也應該裝着沒有性這回事。利用這些法寶，我們就可以使得一個女子對性問題變為無知，直到她結婚的那天晚上；在結婚的那天晚上所必定發生的事實自會使那清清白白的處女受到震動，那麼她就會準準確確的產生一種對於性這個問題女子應該抱有的平平穩穩的態度。

（十二）

天主教教義有一個二重的基礎，一重是我們所已經看見的聖普羅的禁慾主義，另一重是以為世界生產越多的靈魂是越好，因為每個靈魂都有可以得救的機會，這個觀點。但是不知怎的，這些靈魂同樣的有機會遭受到上帝咒詛這個可能，天主教會却没有計算在內，而且這一層是對問題有關係的一點。比如說罷，天主教會利用了它的政治勢力，阻止新教主義的教徒實行生育節制，但是同時它的教義却堅持說由它的這種政治把戲所攪出來新教主義的孩子們，大部份都必須受到在死後地獄中的永恆的磨折的。因為如此，所以天主教會的這一着，好像是帶了有點不仁慈的色彩。但是，無可懷疑的，教會的這種精闢的見解，都是我們污穢庸俗的凡人所不能夠洞悉的一種玄之又玄的妙道吧！

（十三）

一夫一妻式的家庭制度是種類繁多的，婚姻可以由伴侶們自己安排妥當，也可以由父母來做線索。在一些國度裏，新娘是用錢買來的；在另外一些國度，比如法國，貨品却是新郎哥。至於離婚，也有五光十色的不同的習俗：一方面是夫婦絕對不可離異的天主教的極端看法，在另一方面却是妻子只不過是一架「麗的呼聲」，丈夫就可以把她趕回娘家去的老中國的別一個極端的態度。禽獸和人類的各個性關係，都有恆久或半恆久的現象；原因是為了保存種族的延續，父親就有參加新生命的培養的必要。舉

個例來說罷，雀鳥都必須浪費很長久的時間來孵蛋，同時也必須將大部份的光陰花在覓取食物上，這兩種工作一齊進行，在多數的雀鳥中，都不是單單一隻雌鳥所能夠應付得來的，所以取得雄鳥合作的需要就不能避免；因此，所以大多數的雀鳥就都變成人類的美德的模範。在人類方面，父親所給予母親的合作，對孩子來說，的確是一個生物上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在動盪的時代，或在騷擾的人羣裡頭。但是，隨着文明的日益進步，做父親的責任，却一一為國家所替代；因此，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父親給母親的合作，就會失去它生物上的作用，至少在受薪階級方面會如此。假如這種情形真的出現，那麼我們的傳統道德就會全部崩潰，理由是：到那個時候，做母親的，已經不再有理由需要去繼續喜愛自己的孩子必須有確鑿無疑的精蟲來源。柏拉圖是十分進步的，他認為國家不祇應該做起孩子的父親來，就是母親的責任，它也應該擔當。我本人呢却對國家還沒有佩服到這般五體投地，同時對孤兒院內的快樂也沒有感到這般大的喜悅，所以我覺得我不能夠贊成老柏。

(十四)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即使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解釋，也沒有辦法使到那些還停留在母系氏族社會的馬拉尼西亞羣島的土人明瞭所謂父系血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葛天氏之民都以為這個頭條新聞，只不過是傳教士們創造出來的荒誕不經的故事。基督教是一種父權的宗教，不承認父權的土人對它，無論在感情上，或是在理智上，都是沒有辦法去了解的。與其講「上帝我們的父親」，傳教士就得講「上帝我們的舅父」；但是這兩種稱呼究竟有些少區別，因為父親是兼有權力和愛這兩種東西，而在馬拉尼西亞舅父只佔有權力而父親只佔有愛。人類都是上帝的孩子這一種觀念，也是沒有辦法傳達給這些杜洛白蘭島的土人的，因為他們不以為有任何人可作為某一個男人的專有產品。情形既然是如此，所以傳教士們在着手宣傳宗教之前，他們是必須首先搞清楚生理學上的事實的；從馬林諾夫斯基的報告，我們得知傳教士都沒有成功地解決這個初步工夫，所以他們的傳播福音的大

計也就無從實現。

(十五)

殘忍，在理論上，是離婚的一個十分充足的理由，但是實行起來，這個理由是可以被人解釋得很是蹊蹺的。有一位大紅特紅的電影明星被妻子開除了，其中的一個理由就是這位丈夫時常帶着一班朋友到家裡來談論康德的哲學。我相信讓妻子拿這樣的一個藉口來和丈夫拉倒，決不是加里福尼亞州立法議員們的本意吧。

(十六)

社會上之所以需要有娼妓是因為很多男人們未曾結婚或是離別了妻室出去旅行，這些男人都不願意節制性慾，而在傳統的乾淨的社會裡，他們又找不到有面子的女人來和他們做朋友，因此，社會就特別找出了一羣女人來滿足這種社會自己羞於承認而又不能絕對壓抑的男性的要求。娼妓這種制度是有一個長處的，娼妓不但可以呼之即來，而且因為在職業之外她們完全沒有生活，她們很容易就可以躲藏起來，而和她們交易過的男人就可以威嚴凜凜地回到妻子的懷抱裡去，回到家裡去，回到教會裡去。但是，可憐的那個娼妓，不管她對社會作出了確實無疑的貢獻，不管她保護了妻子女兒和一班教會的門神的表面上的乾淨，社會仍然一致的唾棄她，把她看為非人，而除了在職業的關係上禁止她與常人往來。這種透亮的不公平，在基督教獲得勝利的那天就開始，而直到現在還是存在着。

(十七)

基督教的牧師當然可以呱呱叫地說他們的道德規律是上帝所顯示給他們的，但是，作為哲學家的我們却必須指出其他的宗教也有同樣的標榜……馬尼干教徒認為，除了吃魚外，吃肉是罪過的，但是很多別的宗教却以為吃魚這個例外才是觸犯天條。獨哥波教徒從來就拒絕服務兵役，但是怪得很，他們却認為一絲不掛、赤裸裸的圍着軍營的火團跳舞是一件非常正經的事；因為他們不願意充當丘八，他們就從俄國被趕了出來，他們於是跑到加拿大去，在加拿大的新天地裡他們却又因為喜歡在火光裡表現上

帝的天才創作又再次受到人家的迫害。摩門教的信仰者發現上帝贊成他們的男人養妻蓄妾，但是在美國他們却又發現可惡的美國政府不同意他們的上帝的見解。

(十八)

天主教之承認生育兒女為婚姻的一個目標是偏頗而不公平的。它用盡了氣力去發展不以生育後裔為目的的性交是罪惡這一個推論，但是它却不隨着邏輯的需要而跟着就接受不孕的婚姻是可以解散的這個結論。不管一個男人是如何熱烈的希望獲得一個孩子而他的妻子却是不生育，在天主教的道德規律裡他是沒有辦法獲得補救的。理由是天主教對婚姻的積極意義——即生育兒女——實在是看得次要的，它真正感到興趣的却是，如聖普羅所主張的，罪惡的防範。通淫仍然是天主教思想的中心，在它看來，婚姻只不過是一個令人稍減惋惜的通淫的代替物。

(十九)

近日法官審判 Sleeveless Errand 的案件決定了「交媾」這兩個字，如果有了相當的戒備，是可以在印刷品內出現的，但是與「交媾」同意義的那個直截了當的單音字却不可以露面。有時候，這種對淺白文字的禁壓是有很嚴重的結果的。舉個例來說吧，桑格夫人為勞動的婦女寫了一部關於生育節制的小冊子，因為工作的婦女都可以明白這部書，於是政府就將之宣佈為非法；但是，在另一方面，斯托斯博士關於同樣題目的書籍却可以廣佈流傳而不受到政府的干涉，原因是斯托斯的文字只有受過些少教育的人才可以了解。這種情形實在是等於我們可以教育富裕者生育節制而不可以教育窮光蛋，這個現象我希望人種改良學會的慷慨之士們會注意到。這個學會日夜的在埋怨受薪階級製造國民比中等階級製造得迅速，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却謹慎地不敢去摸一下造成這個局面的那些無上尊嚴的法律。

(二十)

人們所以反對生育節制最普通的理由是這種行為違反了自然。（但是為了某一種原因，我們是不能夠指出獨身生活也是違反自然的；我猜想這個原因只可能是獨身生活不新奇）。大名鼎鼎

的人口學家馬爾泰斯認為我們只可以用三種方法來把人口壓低：男女自行抑制性交，罪惡和貧困。第一種方法，馬爾泰斯自己承認，人們是不會大規模實行的。第二種方法就是生育節制，作為一位嚴正的牧師，馬爾泰斯是天塌下來也不贊成的。剩下來就只有第三種方法了；坐在他溫暖舒服的牧師室裡，馬爾泰斯心平氣靜地欣賞人類大部份的蜂腰鶴膝，他又向希望改善這種局面的改革家們指出他們的行動是謬誤的。

（廿一）

多數在傳統的教育裡長大的男女都會把性和婚姻看為不乾淨的事情，這種教育使他們知道，對於這方面，父母師長都認為欺騙和說謊的態度是美德；告訴他們，即使是在婚姻之內，性交也只不過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東西；又告訴他們，在進行繁殖種族，男人只不過是遷就了自己的獸性，而女人也只不過是服從了一個痛苦的責任。無可諱言的，這種對性的態度使到男女都對婚姻不滿足，而本能的滿足的不可獲得就產生了以道德的美名來出現的殘忍。

（廿二）

我們應該教導我們的少年，不論在任何場合裡，都不可以談論有關性的事情，即使是和自己的妻子也不可以，這就可以大大地幫助了他們在合巹交歡的那天晚上能夠將他們的賢淑的妻室震駭一番以使她們對性交發生反感憎惡，那麼她們以後就會規規矩矩地做人而不作紅杏出牆之想。在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應該被目為罪惡；在婚姻之內的則不必，因為人類的延續是要通過它來實現的。但是，婚姻之內的性交雖然不是罪惡，然而却是夏娃和亞當觸犯天條、偷吃禁果所造成的一個我們必須負起不愉快的責任，我們應該以接受手術治療的那種無可奈何的精神來完成它。很不幸的，在事實上，除非我們打醒十足的精神，暢快總是要纏着性交不放而哀求和它做朋友。那麼怎麼辦呢？有辦法的，我們就打醒十足的精神吧，最少在女人方面是辦得到的。於是在英國，如果你明白地在文字上宣佈女人可以而且也應該從性交中得到愉快，警察就會來光顧你。（我自己親眼看見過一個法庭以這個

理由和其他的理由來判決一個小冊子爲淫猥的刊物。)我們的無上尊嚴的法律，我們的冠冕堂皇的教會，我們的道貌岸然的尊古的教育家就以這以上的精闢的見解來決定他們對性的態度。

(廿三)

性關係，作爲一種無可羞恥的、理智的、全心全意的、而男女兩方面都以整個人格來合作進行的活動，我想在美國，除了在合法的婚姻的範圍之內，是不可以常見的。到這個程度來說，道德家們關於性行爲的教訓可算是獲得了成功。他們沒有消滅非法的性行爲，相反的，由於他們的反對，非法的性行爲反而增加了滋味，而變得更普遍起來。但是，他們却成功地使到人們感覺這種非法的性行爲，幾乎是完全和他們所說的那樣不合道理，正如他們也成功地使到人們都相信酒的確是和他們所宣傳的那麼含有毒害。他們能够強迫少年人真正的乾乾淨淨地去對待性交這件事，使性交可以與男女的日常交往、同在一塊兒工作和心理的親近等事脫離關係而自己獨立。於是我們一些比較胆小的小夥子就不敢沾染完全的性行爲，而僅滿足於一種延長的性緊張的情緒，這種情緒是可以破壞一個人的神經的，那麼，如道德家們所計算的那樣，以後這些小傢伙有機會嘗試完全的性行爲的時候，他們就很困難才可以，或者甚至於無可能，去享受那種快樂。

(廿四)

如果遇着適當的條件，多數的男女，在他們的一生之中，在某一個階段裡，他們都是必定能够經驗到熱烈的愛情的。可是，沒有性交的經驗的人，就沒有辦法分開真正的愛情和乾脆的性慾飢渴，尤其是一班大家閨秀。這班小姐的長輩們都教曉她們除非是自己所愛戀的男人，即使是僅僅去和他們親親咀，也是不應該的。如果我們堅持女子在結婚的時候應該還是女兒之身，那麼這種女子選擇配偶就很容易爲片刻的、輕薄的肉體引誘所傾倒，而不知真正愛情之所在；但是有性交經驗的女人是會容易犯這個錯誤的。無可懷疑的，這種錯誤就是造成很多婚姻之所以爲悲哀的原因。但是，即使是夫婦之間確有真實的愛情，如果某一方面或者是雙方面都認爲性交是一件罪惡的事，那麼這個愛情也是很

容易受到損壞的。不是嗎？認為性交是罪惡的這種見解或者是不無理由的，比方來說，愛爾蘭自治運動的大英雄巴那爾和人通姦，因為他和人通姦，他就失去了他的領導地位，於是愛爾蘭的希望就耽擱了好多年以後才能够實現，所以他的姦行確是罪惡。

（廿五）

農村裡的小鬼老早就熟習於所謂人生的事實，這些妙事，他們不但在人方面可以看得到，同時在禽獸方面也可以看到，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就不會矇然無知和矜持。相反的，富人家教育得妥妥貼貼的小傢伙，對於性的事情却無從得到實際的智識，即使是最開明的父母，因為他們只是用課本教授，也不能夠使到他們的孩子獲得這種鄉村孩童老早就獲得的親身體驗的認識。基督教的勝利就是一對夫妻在結合的時候，都沒有預先的性交的實習。



IV 教育

雖然羅素對於教育學的貢獻，不比他對於數學和哲學的貢獻那麼宏大，但是就是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也是相當可觀的。他是堅持教育應該着重培養科學的態度，而不應該着重一套固定的智識的轉授。對於那些利用迫害、檢查和其他的方法來控制教育的人，他是絕對不妥協的。

羅素和種種不同的教育問題有廣泛切身的接觸。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間，他和他的夫人負責了指導一間少年的試驗學校的一切活動。從一九〇〇年起，他就廣泛地地在世界各地講學，他到過的名學校有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同時他亦由於主張「危險」的思想，而被人禁止接受好幾處的教席的聘請。那些寧願教師們轉授教條信仰給孩子，而不願意教師們栽培孩子的批判研究的精神的人們是視羅素為宗教和道德的大敵的。

在這個世紀裡，教育的一些比較應有的價值，是受到人們的殷切的注意的——科學的態度的培養和能够產生穩妥的判斷的思想習慣的形成。但是，不管開明的教育家怎樣感到惋惜，多數的學生對於這些價值，都是感到冷冷淡淡的。他們所要求教育給他們的，是對問題的所謂最後的「答案」。呆呆板板的頭腦，從來不知道客觀的研究方法是比問題的固定的答案真實得多的。教育所需要的不是教條的系統，而是科學研究的態度。學生應該學會盡人事之可能以客觀的、無教條偏見的觀察和推論來做他們的信仰的基礎。

在這兒所選的文字裡面，我們可以看見羅素的幽默，明確地表現了主張不變的教條的人們和主張教育裡應有自由的人們的鬥爭。大致上前者在少年人的頭腦裡培養了恐懼、仇恨和不容忍這些態度，而這些態度就常常發揚為全面的迫害異己的運動。歷史是記載着很多這種教育所造成的可怕的結果的實例的。希特拉的德國就是一個借鑑。這種教育方法還有別的不良的效果。舉個例來說吧，直到幾個有胆量的人敢於站起來駁斥古代權威的意見，

科學就死在一個階段裡而不能夠進步。在一五〇〇年以前，任何人敢於不同意教會和國家的見解是會遭受到滅口的處罰的。

只有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之下，良好的學習才能夠進行。在這種氣氛裡，學生不會被強迫相信既成的教義，而只是相信客觀的證據。證據之代替教條為信仰的基礎，是科學所帶來給人類的偉大的成就之一。那些堅持一種少過科學態度的教育的人們，羅素對他們所施的壓力是拒絕投降的。

——編者



(一)

人類據說是從樹棲的無尾猿進化而來的，那些猿在熱帶的森林裡，過着一種極其快樂的生活，肚子餓的時候就吃椰子，肚子飽的時候就拿椰子來互相投擊。他們整天的都在學習七俠五義的飛簷走壁，因為如此，所以他們鍛練得一副真是使我們驚異的敏捷的身手。但是經過了千千萬萬年這種樹上天堂的生活之後，他們的數目增加到了一個現存的椰子不能夠維持他們的程度，於是猿口的問題就發生了。他們用了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那些住在森林中間的，學會了以犀利的準確性來投擲椰子，給他們擊斃了的敵手就幫助了鬆弛猿口的壓力。住在森林的邊沿的猿却應用了另外一種辦法。他們向森林外的草原望去，發現草原也產生多種與椰子同樣可口的食物，於是他們就漸漸的從樹上爬下來，而越來就越將多數的時間花在草原的曠野上……他們很快就發覺，如果他們住在地上，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拾起一種比椰子更厲害的投擲武器——石塊。

(二)

我絕對不感到羞耻我改變了我的意見。有那一位在一九〇〇年即已活動的物理學家，會夢想誇張在這半個世紀裡，他的意見沒有改變過？在科學的領域裡，每當新的智識被獲得人們就隨着改變他們的意見，但是哲學，在很多傢伙的腦袋裡，却與神學而不與科學攜手。一個神學家是宣佈永恆的真理的，教條從公元四世紀的尼絲大會開過以後，就沒有改變過。當然囉，當大家都是渾渾噩噩、朦朧無所知的時候，思想有什麼改變的需要呢？

(三)

因為人們將宗教和德道混為一物，又因教會裡最神心的人並不是耳目最聰明的人，所以宗教的教育，就使得一班五竅蔽塞的傢伙，培養出胆量來反抗對世界有真正認識的人的權威，比如說，在某一些地方，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就被判為不合法。就我所記得的，耶穌基督的一大部福音，就沒有半個字是稱讚智慧的，而在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一方面，他的得意門生都更謹慎地追隨了他的遺教。

(四)

如果你以為你的意見是以理智為基礎，你就不會用迫害異己的手段，而是會用辯論的手段來支持你的見解，萬一你的辯論對你自己不利，你就會放棄你的主張。但是，如果你的意見是以信仰為基礎，你就會知道辯論是沒有用處的，那麼你就會用武力來支持你的見解，你用迫害的手段來對付異己，或是在所謂「教育」裡用閹割和歪曲的手段來圈着少年人的腦筋。後者尤其是一種可耻怯懦的行為，因為它利用了幼稚心靈的不能夠保衛自己。很不幸的，在不同的程度上，這種行為在所謂文明國家的學校裡都是數見不鮮的。

(五)

守時間純粹是社會合作上所需要的一種美德。它與所謂靈魂和上帝的關係，與所謂神秘的靈覺，或是與其他較為認真的道德家們所注意的問題，都沒有關係。理由是如果有一位大聖昏頭昏腦的去喝醉酒，像和尚魯智深那樣，我們是會十分覺得驚奇的，但是如果大聖只不過是遲到會場，我們就很少去注意它了。可是，在日常生活裡，守時間卻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美德。

(六)

現代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凡是有關事實的問題，都應由對實物的實在觀察來解決真偽，而不應該乞靈於古籍來辨別是非。但是這種態度是很新穎的，在十七世紀以前，它就不存在。比方說，古代希臘的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說過女人的牙齒是比男人的少的，他老先生娶過兩個妻子，但是他從來就沒有發覺他應該劈開他兩個老婆的兩張咀巴來看看自己的理論究竟有沒有錯誤。他又說如果孩子是在吹北風的時候受孕，他生出來身體就會比較強健。我們可以想像，每晚在就寢之前，兩位亞里士多德夫人都會事先跑出屋外去看看風標所指，然後才回到裡邊爬上牀去睡覺。亞里士多德又說，如果你被瘋狗咬着，你是不會跟着發瘋的，但是如果被別的癡獸咬着，你就會跟着發狂。他又說，如果馬匹被鵝鶩咬着，那匹馬就有生命之虞，尤其是駒兒是在懷孕的時候。他又說，如果大象患上失眠症，你用食鹽、橄欖油和暖水來

擦它的肩膊，它就會痊癒。亞里士多德對自然界雖然作了這樣深刻的觀察，但是一班只看見過自己家裡的花貓白狗的博士教授們，却仍然不絕於口的稱讚亞里士多德的科學精神。

(七)

認為說服和強迫信服完全是兩件不全的事情，這種看法是不大準確的。很多種所謂說服——即使其中很多類是大家所認可的——實在只不過是一種強迫信服。你可以考慮一下我們是怎樣教育我們的孩子的。關於天文學，我們不是這樣向他們說：「有些人認為地球是圓的，但是別的人却認為地球是扁的。你長大之後，如果你有這樣的興趣，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雙方面持論所依據的証明，誰是誰非，你可以作個決定。」我們却是這樣對他們說：「地球是圓的。」當我們的孩子長到可以自己去研究兩說所依傍的証據的時候，他們的腦袋已經是關上了大門，不管扁地學會怎樣滔滔雄辯，我們的少年科學家對之也不會起半點反應。我們所認為重要的道德規則也有同樣的現象，比如說「不要挖鼻孔！」，「不要用刀來吃豆粒！」這些家訓。用刀來吃豆粒說不定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但是我的腦袋早年被親愛的父母用金箍來一把套着，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去欣賞這些理由。

(八)

在大學裡，數學主要是教給將以數學轉教給別的將以數學轉教給別的……的人。但是，有時候數學却可以逃出這種水田踏車的苦悶。杜拉美埃的大科學家亞基美德士，就曉得利用數學來和敵國羅馬作戰；意大利的大科學家加利樂，也用數學來改進杜斯加尼公爵的大礮；而我們現代的物理學家（他們的野心長了毛），就用數學來毀滅人類。一般來說，我們的政府都是以這個理由來向人民保舉數學研究是值得國家用金錢去支持的。

(九)

天文學家牽着亞里士多德的尾巴跑，都以為天上的一切，由月亮以上，都是不會變易的，不會毀壞的，直到加利樂以前還是如此。但是，自從天科學家拉柏來斯對天空裡的現象作了新的發現以後，大家的思想就起了一次革命，所以現在凡是有點體面的

天文學家，都不再抱着舊式的見解。我們現在都知道，天空裡的東西是有動性的，都是漸漸地發展而來的。在一個時期是非常活躍的天狼星的伴星，現在却是「死」了；它在某一個時候，經驗了一次劇烈的變化，這個變化大大的削減了它能够發出光和熱的力量。我們這個地球——我們的智慧的哲學家沒有辦法將他們的視線從它的狹窄的範疇移開的地球——也是變動不常的，在過去有一段時期，它熱得不能够容許生命的存在，在將來它却會變得太冷。它也經過了千千萬萬年只有三葉蟲和蚊蠅的很冗長的時間之後，才有辦法產生我們人類的一班「一代天驕」尼羅、成吉思汗和希特拉出來。可是，幸運得很，這些英物都只不過是我們一場短暫的惡夢，在將來地球是會再度變得沒有辦法支持生命的，到那個時候，和平就會再次降臨大地。

(十)

概括地來說，和別人一樣，實驗哲學大師杜威博士是把信仰分為兩類的，一類是善的，另一類是不善的。他同時亦指出一種信仰可以在一個時期是善的，而在另外一個時期是不善的……對過去所發生的一件事情的一個信仰，我們之判斷它為善與不善，在杜威博士的智慧的眼光裡，不決定於這件事情之的確否發生，而決定於這個信仰在將來所能產生的效果的善與不善。杜威博士這種見解，產生了十分奇妙的結果。舉個例來說，假如有個人問我：「你今早吃東西有沒有喝咖啡？」如果我是一個常人，我就會回憶一下我有没有喝過咖啡，而直接了當的給問者一個答覆。但是，假若我是杜威博士的一位入室弟子，我就會向問者說：「請你等等，我要先做過兩種實驗以後，才可以給你回覆。」於是我就閉上眼睛，嘗試想像我今早上曾經喝過咖啡，注意觀察這個信仰產生出來的效果，假如是有效果的話。做完這第一個實驗之後，我跟着就做第二個。我也閉上眼睛，嘗試想像我今早上沒有喝過咖啡，也細心去觀察這個信仰產生出來的效果，假如有效果的話。辦妥這兩件事之後，我就將兩種不同的效果來比較一下，看看我是對那一種感到滿意。如果兩者之間，有那一種我是認為是比較有份量的，我就決定接受那一種的信仰為答案。如果

兩種都是不相上下，一種是半斤，一種是八兩，那麼我就得對問者撒撒手、搖搖頭說，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可是，這還不是我們的悲哀的了結呢。假如我相信我是喝過咖啡，我有什麼辦法可以知道，這個信仰的效果是什麼？如果我說「效果是如此如此」，這個結論還得經過我用它自己所能產生出來的效果去考驗過它以後，我才可以判定這個結論，究竟是善抑或不善。這個困難是沒有底止的，但是即使我們能够克服這個困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在剛才所想像出來的兩種效果之間，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判決那一種是比較使人滿意的？一種對我有没有喝過咖啡這個問題的決定，或者會使我對人生感到十分的滿足，而另外一種對問題的決定，說不定就會使我立心支持政府，向不賣咖啡給我們的敵國採取解放它的行動。這兩種決定的效果，可能各自都是真瓜瓜的，但是在我不能夠判定兩者之間那一種是比較好的時候，我就對問者的問話沒有辦法答覆。

(十一)

(依照教會正統派的意見)，上帝創造世界的日子是可以從創世紀裡的系譜計算出來的，每個族長在他的長子出生時候的年齡，這些系譜都記載得很清楚。因為記錄有些地方模糊含混，又因為希臘文的譯本和猶太文的原本有些地方有出入，所以確實的日子曾經引起過一點點的爭論。但是新教徒最後都接受了烏沙大主教的決定：公元前四千零四年是世界出現的年份。劍橋大學的副校長捷足博士接受了烏沙大主教這個決定，但是他認為，如果我們細心地去研究創世紀，我們比烏沙大主教還可以更深入一層，作出比他更精密的計算。經過多年的焚膏繼晷，捷足博士發現人類出現的準確時間是公元前四千零四年的十月廿三日早上九時正。但是，捷足博士這個結論却没有升格為信條，如果你的證據是從創世紀拿出來的話，你還可以相信亞當和夏娃出現的日子是十月十六日，或是十月三十日。至於在每週的七日之中那一日是創世日，那却没有爭訟的餘地，因為上帝辛苦創造世界之後是在禮拜六日那一日休息的，所以創世日必定是個禮拜五。

(十二)

第一位注意到英國哲學家休謨的德國哲學家是康德，直到他四十五歲那一年，康德對從立尼茲哲學所推演出來的教條傳統，還沒有感到不滿意。但是在那一年，如康德自己所說的，休謨把他從教條的甜蜜的夢境裡喚醒過來。在新影響之下，經過了十二年的長時間的思考，康德寫了一部偉大的著作「純理智的批判」。之後，又再經過七年的時間，他又寫出了另外一部書「實用理智的批判」。在這第二部書裡，經過了二十年的難以支持的痛楚的醒覺之後，康德又重新回到教條迷藥的甜蜜的睡鄉裡去。

(十三)

在學校裡，我們的老師教授孩子們欣賞莎士比亞的方法，就是強迫他們死背莎氏作品的一章一節的斷簡零篇。經過這種特殊的訓練，以後凡是有人向我們這些小傢伙提起莎士比亞，他們立刻就會想起吃蔗渣來。可是，他們如果有可能碰着活生生的莎士比亞，肚子裡裝滿了一大桶麥酒，裂開牙齒手舞足蹈的，他們就會大吃一驚，如果他們從來就沒有聽過他老莎的名字，他們就會因為他的一團快樂而自動的去找出他的作品來大肆咀嚼。但是，假若在學校裡，老師們先給他們打了一針禦防老莎的感染的注射，他們對這位仁兄就再沒有辦法發生興趣。學校裡的音樂課程，也是同樣的被絞殺了的。我們人類都是具有可以享受自發的快樂的本領的，但是一班道德家們和一班只知道在書紙上鑽孔的書蟲們，却把持了產生這種快樂的工具，他們把自己所認為是毒藥的快樂從工具一乾二淨的抽了出來，剩下一大堆白臘來給人家咀嚼。莎士比亞寫他的文學作品，不是為了要用它來做孩子的催眠歌，他的戲劇是要使他的觀眾雀躍起舞的。如果你讀他的作品而感到煩厭，你最好就將這把東西丟到茅坑裡去。

(十四)

德國哲學家菲特主張教育應以毀滅自由意志為目的，這樣，學生在離開學校以後，在他們一生人之中，就不會有機會染上教師們所不願看見的行為和思想。可是，在菲特的時代，這個理想是不容易達到的，他當時認為最完善的學校制度，就產生了一個大

叛徒卞爾馬克斯。但是在將來，凡是有福份享受獨裁政制的地方，這種失敗是不會再發生的。在人們很年幼的時候，特殊的食物，醫師的注射和領袖的訓諭就會合夥來誘導他們，使他們能够養成政府的爲應有的人格和思想，這樣就可以保證對權勢的把持者的批評沒有心理上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是一切人都忍受着困苦悲痛，但是他們都會相信自己是快樂的，因爲政府會告訴他們說他們是快樂的。

(十五)

孩童和青年人對他們週圍環境的道德觀念，都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不管這些道德觀念是什麼。在家裡受到父母的教訓胡亂發誓是罪惡的孩子，一旦在學校裡發現自己最仰慕的大阿哥都是一開口就賭咒亂搶神佛的，馬上就會把父母的聖諭丟到茅坑裡去。

(十六)

人們越害怕大禍臨頭，就越會犯下促使這個大禍更易來臨的行動，情形是和和在戲院裡有人大叫火燭而大家都爭先恐後擁着出去把人踏死的惶恐情形一樣的。在一九三〇年度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裡，只有使到停頓了的工廠重新發動機器，才可以挽救危機。但是人們都覺得在這個時候採取行動是等於自殺。傳統的經濟學說沒有辦法醫治這場大病，美國的大總統羅斯福却拋棄了傳統的經濟學說，而採取了勇敢的反常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大難題。他消費了過億的公款和積下了過億的公債，但是他却把整個經濟恢復了生產，把國家從大風浪裡救了出來。雖然受了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然而却仍舊抱着古典經濟學說不肯放捨的生意家們是被羅斯福這反常的一着嚇了一跳，羅斯福雖然救了他們一條老命，但是他們却滔滔不絕於口的詛咒他、罵他爲白宮裡的瘋子。除了只懂得本能的動作的螞蟥、蜜蜂和別的昆蟲之外，我真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更有什麼其他的怪物比這些傢伙更不能够向經驗學習。

(十七)

如果你是一位土頭土腦的村學究，你或者會喜歡想像你自己是一位心胸具有恩及於禽獸的廣大仁慈的君子，而同時你亦嗜好

以籐條來抽打孩子的屁股取樂。爲了調和這兩種衝突的嗜慾，你就得遊說自己使自己相信鞭打屁股是具有感化的力量的。如果有某一位猖狂的精神病醫師告訴你說，有一班特別使人暴跳的頑童用硬功來鍛鍊他們是沒有用處的，你就得大發雷霆板起臉孔來罵他太過講究冷靜的理智。立比市有一位偉大的亞諾爾德博士，他對批評鞭笞教學法的人都予以猛烈無情的反攻，從他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村先生的心理和反應的一個極佳的標本。

(十八)

直到最近，人們都相信女人是生下來就比男人頭腦遲鈍的，即使是斯賓諾沙這樣一位開明的大哲學家也主張女人不應該擁有選舉權。在他們自己中間，白種人都相信他們是比任何有色人都要優越，尤其是比黑番。但是，相反的，在日本人們却認爲黃色才是上帝之色。在南太平洋海地這個島裡，土人爲耶穌和鬼王撒旦造像，他們都把耶穌塑成黑色，而把撒旦塑成白色。在古代，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師柏拉圖都認爲，如果奴主是希臘人而奴隸是蠻子，奴隸制度就是公道的，因爲希臘人是從母親的肚裡鑽出來就比蠻子優越。

(十九)

從前男人很容易就可以証明他們是比女人優越的，因爲如果有某一位不賢之妻敢於另持高見，做丈夫的就可以「殺伐用張」。由這個武力的優點，就派生出來其他很多別的優點，比方說，男人是比女人較爲講理而沒有那麼橫蠻的，男人的發明智力是比女人的雄厚，男人是比女人較爲冷靜而不容易爲感情所動搖，等等。在女人獲得選舉權之前，解剖學家由對腦袋的研究，發明了很多確實證明男人的智力是比女人的高強的宏論。經過了時間的考驗，這些理論都一一爲事實所淘汰，但是帶來同樣的結論的學說，却繼續不絕的出現於市場來求售。過去的哲人們都相信男胎是在受孕六個星期之後就可以獲得靈魂，但是女胎却必須等上三個月，然後才可以沾獲上帝的這種恩澤。可是這種高見却爲女人之獲得選舉權所粉碎。聖湯姆斯曾經在某一處發揮宏論而在一個插句之內說，好像事情是十分明顯的，女人是比男人弱於理智。但

是大聖在發表這種偉見的時候，他是在天空裡雲遊四海而腳跟不是站在這個地球的實地上的。

(二十)

有一班所謂「前進的思想家」，以為凡是與社會習慣的見解相反的見解都是對的。但是這個認識却是一個錯誤；如果這個不是一個錯誤，真理就會比現在所能得到的容易得到。謬誤的可能是沒有底止的，而社會上拾得不時髦的謬誤，就比拾得不時髦的真理的瘋子多。有一次我遇見一位電學工程師，他一開口就對我說：「喂，你好嗎？利用病者對醫師的信仰來治病有兩種下手的辦法，一種是耶穌基督親自採用的，另一種是他的賢子賢孫基督教科學家採用的，我是應用耶穌基督親自採用的那一種。」之後不久，我就聽見這位電學工程師被警察抓了送進監牢裡去嘗試鐵窗風味，原來他做了一個詭怪的賬單，政府就不同意他應用信仰來醫治他們喜歡挖人荷包의狂病。

(廿一)

我認識一位大名鼎鼎的專醫瘋子的大夫，這位大夫後來轉業放棄了他的本行而講授起哲學來，他教人一種新的邏輯，這種新的邏輯，他自己坦白的招認，他是從他的那班瘋子學來的。當他要離開這個人世之前，他就寫下了一份遺囑，要在某一間學校裡設立一個系來教授他的這種新的科學方法，但是，可惜得很，他却没有剩下任何資產來使到他的遺囑能够實現。算術是最不受瘋子的邏輯管束的。有一次有一位先生跑來拜訪我，他叫我介紹幾部我自己所寫的書給他讀，因為他對哲學發生了興趣。於是我就依照他的吩咐開了一張書單給他，他看了一部我的書之後，明天就再來找我，他說在我囉囉唆唆的一大堆話裡頭他只懂得一句話的意思，而這一句話，在他看來，又是錯誤的。我就問他是那一句，他說是羅馬的大英雄士沙已經死了這一句。當我追問他為什麼不同意我這句話的時候，他就挺起胸膛來說：「因為我就是士沙。」

(廿二)

對問題要求確定不移的答覆是人性所必然的，但是這個却是

思想上的一個很大的缺點。如果你在一個天氣不明的日子裡帶你的孩子出外去遊玩，他們就會要求你對天氣的晴或雨給他們一個教條式的確定的斷定，假若你不能够滿足他們，他們就會對你失望。在人們長大了之後，他們對答應領導他們到達天國的一班風流人物們也要求同樣的必定達到目的地的保證。「清算一切資本吸血鬼，人民就可以獲得幸福的生活！」「殺絕猶太人，人類就會有道德！」「幹掉這些格魯特傢伙，我們土襲人就可以做皇帝！」「剷除這班土襲妖孽，我們格魯特人就可以做皇帝！」諸如此類的口號就風行天下，博得了羣衆的廣大支持。但是，如果你對哲學有小指那麼一點點的認識，你就不能够接受這種血腥的胡謔。人們一日沒有受到在沒有証據的時候，不應該亂下判斷的這種訓練，他們就可能被自信一無所誤的先知先覺牽着鼻子領到火坑上去，而這些袖領如果不是一條一無所知的只曉硬幹的蠻牛，就是以車大炮爲生的一個江湖好漢。忍受猶豫的心理狀態是困苦的，但是別的美德也經驗同樣的困苦。培養每一種美德都有它適當的訓練手段，教人對事情不可亂下判斷的最好辦法，就是使他們學習哲學。

（廿三）

在現階段的知識裡，對問題還不能够給我們以確定不移的答覆，而在人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鼓勵了我們去追隨對不可解決的問題作沒有結果的思考和浪費時間的研究，那些做事情馬上就要看到成績，要看到支出是和收入相稱的人們，對這種操勞或者是會感到焦躁和不耐煩的。但是，我却絕對不能够同意這種態度。哲學對人，除非是些百分之百沒有頭腦的傢伙，多多少少都是需要的，但是不建立在的確的知識上的哲學，却差不多都必定是豬獃的哲學。豬獃哲學所做成的結果，是把這個世界的人分爲一羣一羣的水火不容的狂熱的瘋子，每一羣都認爲自己所抱着的垃圾是神聖無瑕的真理，而別派所持的見解却是應該被打到第十八層地獄裡去的謬種。在過去的一千六百年的冗長時間裡，不承認耶穌是神聖的亞利安教徒和崇拜上帝的兒子到五體投地的天主教徒，基督教的得意門生和穆汗默德的孝子賢孫，基督教的新教徒

和舊教徒，共產黨，法西斯黨就很無謂的打得一團烏煙瘴氣，如果他們對哲學都有一點點的認識的話，他們就會知道他們之中任何一羣都沒有理由誇張自己的見解是圓滿無誤的。

（廿四）

達到目的是需要手段的。假若目的是十分的值得追求，而達到目的的手段距離目的又不過於遙遠，那麼就是這些使人吃苦的手段也會變得使人樂意承受。一個孩子，爲了從山上滑溜下來所能獲得的那一瞬間的快樂，是會願意拖着雪車千辛萬苦的爬上山坡去的。他不用任何人教訓他勤勉而他自會勤勉，不管他爬得怎樣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他仍然是會覺得渾身輕鬆的。但是，假若我們提議取消這個孩子的那一瞬間從山上滑溜下來所能獲得的快樂，而答應他在他即將就本的七十晚年給他一份豐富的養老金，我想這位小兄弟的興緻馬上就會完蛋的。

（廿五）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羣體對個人所施的壓力，一是這個壓力的強度，二是這個壓力的方向。如果這個壓力是十分的強烈，除一些很罕見的例外以外，它是會產生一班心胆懦怯、循規蹈矩的好好先生的。這種現象是十分可惜的，不管激勵這個羣的道德標準是如何的高尚。在「不浪求學記」那部小說裡，記載有一位老成持重的學生，因爲他守規矩向上帝作祈禱就遭受到一些放蕩不羈的同學用飛腿來教訓他。這部小說的影響力很大，他教會人們憎恨那些不修邊幅的傢伙。我記得在少年時代和我在同校求學的小兄弟裡，就有一位因爲他桀傲不馴不向上帝低頭，而遭受到一些道德彪炳的兄弟給他吃鐵腿，但是可惜得很呢，這種刑罰對這位兄弟却發生了相反的作用，他以後一生人就變爲一個挺拔出色的無神論者。

。（廿六）

「不浪求學記」裡的大英雄，那位萬人尊仰的公立學校改良家碰上了一班認爲鞭打孩子是錯誤的瘋子而和他們開戰。任何人讀到該博士對這班瘋子的猛烈攻訐，都必定會覺得該博士是從「扑作教刑」得到很大的快樂的，他是絕對的不會讓任何人剝奪他

這份權利。

(廿七)

科學人員越來越被迫放棄追求科學本身應有的目的而去追求政府爲政的目的。……於是，發現怎樣毒害別人的科學家就獲得了最少和發現怎樣有利我們自己的科學家同樣的尊敬。爲智識而求智識那個科學本來的目標是被遺忘了，有些哲學家甚至於說科學本來就沒有這個目標。一位要研究鈾質的物理學家想動用公款來進行研究，是不會遇到任何困難的，但是他如果要用同樣的本領和同樣的勤勞來研究比方說炭質，他就必需使到政府相信他是在發明怎樣製造人工人，他才可以得到政府的支助。

(廿八)

在各種狂熱主義的混亂鬥爭中，還可以將人類團結起來的力量之一，就是科學性的真實態度。我所謂科學性的真實態度，就是每每需要我們的信仰建基在某一種觀察和推論上面的那種習慣，這種觀察和推論，必須儘人力之可能，不犯個人偏私，和脫離地方性和情感性的褊狹。堅持將這種德性引入哲學的領域去，和發明了一種具有無比威力以使得這種德性產生成果的方法，就是我自己所隸屬的那個哲學派系所成就的兩大功德。從實踐這種科學方法所獲得的那種謹慎求真的習慣，是可以伸延到各種人類的活動上面去的，這種習慣在它存在的地方，都能够消除頑固主義的狂熱，和增加互相同情和互相瞭解的能力。

(廿九)

我是個孤獨的、害羞的、自負的傢伙。我沒有經驗過平常少年們所經驗到的社交樂趣，但是我對這個却不感到有什麼遺憾。我所喜愛的是數學，但是我的長輩對數學的價值却抱着懷疑，因爲數學沒有倫理的內容。我又漸漸的變得不同意我家裡所持信的宗教見解，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對哲學發生興趣，家裡是十分不贊同我這種發展的。每當哲學這個玩意兒被提起來，家裡的人就絕不放過的向我打趣道：「什麼是心呀？沒有物質罷。什麼是物質呀？不必關心囉。」開始我還被惹得好笑，但是經過五六十次的重複之後，我就不再覺得有什麼趣味了。

(三十)

我想第一件使我跑進哲學的懷抱裡去的事情，是在我十一歲那年發生的，（雖然在當時在我的腦海裡還沒有哲學這一個名詞）。我的童年時代大抵都是孤獨的，因為我唯一的大哥是比我大得七歲。我的孤獨，無可懷疑的，就使我變得有點嚴肅，我有着很多的時間去思考，但是我却没有什麼智識去給我的思考運動。在那時，我特別是對數學思維所具有的那種論證方法，已感到應有的喜悅，雖然我對自己這個現象還未覺察。當我長大了之後，我發覺別人對這件事情也有同樣的感覺。朋友海地先生，他是一位純粹數學的教授，他對數學這種德性就享受着一種高度的喜悅。他有一次向我說，假若他能够找到證明我在五分鐘之內必死的論證，他對我的死當然會感到惋惜，但是他的悲傷却必為那個論證所帶來的喜悅所抵消。我完全同情海地先生的興奮，他的說話並沒有傷害了我。在我未學習幾何學之前，有人告訴我說，幾何學是可以證明事物的，所以當大哥告訴我說他要教授我幾何學的時候，我就感到一陣狂烈的喜悅。幾何學在當時還停留在「尤列」的階段。我的大哥教我幾何學，就從入手處入手。他先教我定義，這些我當然很容易就接受了。繼之，他就講到那些所謂自明的真理，他說：「這些道理是不可以證明的，但是我們必須假定這些道理，以下跟着來的才可以證明。」我一聽到這種話，我的希望就塌坦了下來。我滿以為我們能够找到我們可以證明的東西，那是多麼爽快的，但是現在却發現要達到這個目的，却要依賴自身沒有證明的假定。我睜着眼睛含怨地問大哥說：「如果這些道理不能够被證明，我為什麼要承認它呢？」他回答說：「如果你不承認，我們就沒有辦法進行。」

(三十一)

有幾個規則，我覺得很可以介紹給寫說明文學的人。他們第一需要知道的是：在可以應用淺白簡易的字眼的時候，就應該應用淺白簡易的字眼，而不應該應用艱難晦澀的字眼。第二個規則是：如果他們要講一句有很多限制的話，他們就應該把那個句子拆成幾個句子，把那些限制的條件用另外獨立的句子發表出來。

第三個條件，他們應該知道的是：在他們起首一個句子的時候，他們不應該引起讀者們將會在句末被否定的期望。舉個例來說，這樣的一個句子是很可能在關於社會學的書籍裡頭出現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研究它一番：「人類之可以完全免除於不可欲的行為唯有在一些只有在很少數的實際例子裡才可以見到滿足的先決條件在一些不論是先天的或是環境的有利情勢的會合之下偶然產生他的特點是對社會有利地脫離社會常規的個人才可以實現。」我們且看可以不可以將這句話翻譯成明白易懂的英文。我提議我們這樣說：「一切人類都是姦宄，至少大部份人類如此。那些能够乾乾淨淨做人的先生，他們一定是在離開娘胎的時候和受慈父嚴師撫育鞭撻的時期行了頭等的好運。」這一句話比前一句話容易明白的，而又表達着同樣的一個意思。但是，如果有某一位教授博士應用第二種辦法來講學，而不應用第一種辦法，我想他馬上就會遭受到老板的格殺勿論。

這個使我想起有一句金玉良言，可以奉告我的讀者之中那些當大學教授的先生們。我們的社會是容許鄙人羅素用淺近簡易的文學來講話的，因為我們的社會知道鄙人，如果鄙人喜歡的話，是可以利用天書一般的數學邏輯來表達我的思想的。譬如我現在這樣一句很淺白的話「有些寡人是很喜歡娶他們亡妻的妹妹做填房的」是可以必須經過三幾年的寒窗苦讀才能明瞭的語言表達出來的。這個就是使我獲得自由的大秘訣。所以我覺得年青的教授們都應該應用只有那幾個幹那一行的專家才可以明白的術語來寫他們的處女作，他們建立了這樣的一座靠山之後，他們就可以利用婦孺皆曉的文字來講他們的任何所要說的話。在今日我們的生死存亡都是決定於教授博士的靈感的時候，教授博士們之能够採納我們的芻蕘之獻，是值得我們三跪九叩去向他們拜謝的。

（卅二）

原子彈的發明家奧本海馬，大體因為他在一個絕對合於理性的階段懷疑可以製造氫氣彈的實際性，遭受到美國政府把他革職以及禁止他從事於他的工作的處分。只有警伯所能够有的教育和智識水準的美國的政治部，基於凡是對事情的實在問題都能够有

正確認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混賬的的理由，以為自己很有資格拒絕頒發登陸證給歐洲最有本領的學者來拜訪美國。這種惡劣現象達到了使學者完全沒有可能在美國召開學術會議的地步。

（卅三）

那些主張哲學可以應用日常用語而不必應用專門術語的哲學家，他們講這個道理的時候，有時竟好像「街巷常人」是個什麼玄妙飄渺不測之物似的。他們或者會承認有機化學是必需用艱難晦澀的字眼才能表達出來的，物理也需要應用那不可以日常英語翻譯出來的公式來表現，但是（他們以為），哲學却不如此。哲學的職務——他們如是主張——不是講論一種未受過教育的人們所不能懂得的東西；相反的，哲學的職務却是教訓那些自以為優越的先生們他們實在不是那麼優越，而那些真正優越的人是有本領將常識講成一種意義來表現他們的手腕的。

我要聲明，沒有任何人立心想把常識的語言更改，正如我們決沒有意思想把地球向着太陽自轉的運動這個現象放棄而說成太陽升起和太陽降落。但是天文學家却覺得用另外一種語言來講述這個現象是比較妥當的，而我亦要爭論說用另外一種與日常用語有別的語言來討論哲學是比較妥當的。

就讓我們拿「認識」這個例子來證明這個道理。這個問題裡是有着哲學的成份和科學的成份混合着，但是如此的混合，在很多的問題裡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可以避免，也只有我們只注意問題的那些比較不重要的那些方面才可以避免。

這裡有一串問答可以供作參攷：

問：如果我看見一張桌子，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我所看見的東西還會在那邊嗎？

答：那就要靠你怎樣用個「看」字，「看」字是什麼意思。

問：那麼當我閉上眼睛，那邊還有什麼東西呢？

答：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你不要問我，問物理學家好了。

問：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它就存在，而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它就不存在，這個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答：這也是一個經驗的問題，但是為了尊重過去的哲學家，

我就給你一個答案：那個東西是桌子的有色彩的表面。

問：那麼，我是否可以推論「看」這個字是有着兩層的意義？在第一層裡，當我「看」見一張桌子的時候，我是看見一種科學對之只有模模糊糊的，或者是錯誤的觀念而是我們所推度的東西；在第二層意義裡，我「看」的時候，是看見與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它就不存在的有色彩的表面？

答：你這種推論是對的，如果你是要思考得清楚的話；但是我們的哲學却使到清楚的思考變為不需要。搖擺於兩種意義之間，我們就可以避免老子「無為而無不為」那種自噬其尾的話和使你震死的話，而比大多數更多的哲學家都是走這條捷徑的。



V 政治

羅素對政治和政治的效果，總算起來，是有着廣泛的經驗的。他的政治活動範圍，包括了當過英國上議院的議員和因為對和戰的政策堅持着與英國在位者不同的見解，而被送到牢獄裡去享受鐵窗的風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來抗議政府判決一位真誠的反抗戰爭者有罪，因此一舉，他遭受到一個一百英鎊的罰款。這件事情發生後幾個月，他又因為引用了美國國會對美國政府利用中央軍隊來對付罷工工人的調查報告而被判坐監六個月。他的和平主義，在他宣佈聯盟國或是歐洲中央勢力都不可能以戰爭手段來解決任何問題的時候，得到了最完滿的表現。可是羅素也不是胡亂的支持和平主義的，在一九三〇年度的後葉，當希特拉和黑索里尼都明顯地表現了他們的專制的傾向之後，他對戰爭的立場也就改變了。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裡，他都是西方自由國家一個極力的支持者。在一九二〇年，他訪問了蘇聯，經此一行，他以後就變為共產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一個始終一致的反對者。

現在是核子時代，核子時代的降臨，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個新的問題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以武力來進行戰爭，作戰者之間有任何一個國家有可能獲得真正的勝利嗎？羅素對這個問題是抱着悲觀的答覆的。在一九五五年的夏天，他曾經邀請了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來聆聽他所敘述的一些科學家關於應用核子武器來進行戰爭可能產生的效果對世界所作的臨危的呼籲。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剛在四大強國要在日內瓦舉行極峯會議之前，他會見了新聞界，向新聞界報告現代一些最有權威的科學家對這個問題所持的見解。這班科學家作了這樣一個決定：「面對着在將來任何的世界大戰裡，作戰者都必定應用核子武器來進行戰爭這個事實，和這種核子武器威脅了人類之繼續生存這個事實，我們要求世界各國政府發覺，並且公開地承認，他們的國家目的是不能夠通過戰爭的手段來達到的，因此我們也要求他們尋求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他們之間的所有一切爭執。」這個決定是羅素在前一

些時候與愛因斯坦會讀過之後所產生出來的。在會談裡，他們兩人認為有需要對世界作這樣一個呼籲，來集中人類的注意，在現代的戰爭裡，人類可能與否繼續生存這個問題上。議決案是由羅素起稿，而由愛因斯坦及其他九名科學家簽署的。這個議決案就是愛因斯坦對人類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他在羅素接到他確定同意羅素這個草稿的一封信的那天，就與世長辭了。

羅素所願意看見的政治組織，是一種比過去要更聰明地將政治力分配出來的一種制度。政治理論的中心問題，在他看來是「怎樣將人類進步所必須的那一個程度的個人自由和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那一個程度的社會結合配合起來」。在這一方面，西方文化在過去所作出的表現，不是很可以使人興奮的，但是現在人類是擁有可以毀滅自己全部的武器，這個事實是必定會使到他們嚴厲地反省一下他們做人的動機的。

現代的科學的社會所出現的國際權力政治鬥爭的把戲所派生出來的問題，無可懷疑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面對的最嚴重的問題。人類現在必須學會應用武力之外的其他的方法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糾紛。羅素認為，如果我們滿足了某一些條件，我們現在所有的社會，一個思想和技巧都是科學的社會，是可以穩固的。這些使到社會穩固和平最低限度的先決條件是：全世界只可以有一個一元政府，這個政府必須控制一切警察權力；世界的財富必須普遍分配，以使國家之間不生嫉妒；世界各處都必須有一個低限度的人口生產率；最後世界必須有個人的創造力在科學、藝術和遊戲各方面都能够蓬勃發達的空氣。羅素坦白地承認我們現在這個世界離開這幾個崇高的目標還很遙遠，但是他以為，如果人類慎重地選擇接受這些目標，他們是可以達到這些目標的。

在這一章所選擇的文字裡，羅素所表現的幽默是很詼諧的。他是一個對實際政治和政治理論很嚴厲的批評者，但是他也是現世紀裡最尖銳的諷刺家裡題的一個。多數的社會批評家都沒有能力長久維持讀者對他們的興趣，因為他們的文筆都味同雞肋。但是，讀羅素粹語已經到達這個階段的讀者，當然早已發覺羅素的手腕却是另外一回事。

——編者

(一)

政府之有能力可以使到人們相信這種種荒謬無稽的怪論，我覺得是絕對沒有限止的。給我一支力量充足的軍隊和可以配給超過一般水準的糧餉給這班爪牙的權力，我就可以担保，在三十年之內，我可以使到大部份的人民都相信二加二是等於三，水變熱會結冰，變冷會沸騰，和種種其他似乎可以增進國家利益的大道理。不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這些道理都已經出了製造廠在市上流行叫賣，但是如果人們要煮熱水的時候，他們是不會笨到將水壺放到冰箱裡去的。寒冷可以使水沸騰這個道理，正如我們禮拜堂裡所宣講的真理一樣，是神聖的，神秘的，應當以像見皇帝那樣惶恐萬分的口吻來承認自己是相信的，但是却不可以日常生活裡拿來實行。可是在社會上這種現象却會出現：任何明白表示否認這些神秘的教義的行為，政府都目之為非法，頑強的反抗者就會遭受到「清算」。不熱烈地接受國教的傢伙，政府是絕對不容許他們在學堂裡講學宣傳，或是在官府裡佔據重要職位。只有盤據在山上的幾名最高領袖，才可以在酒酣耳熱之餘，互相私語他們自己所大吹大擂的大道理究竟是怎樣的一大堆垃圾，講完了之後，他們就會捧腹大笑，再舉杯狂飲。

(二)

我們身上有一些慾望，雖然是魔力十足，但是一般說來，卻沒有什麼政治的重要性。大多數的男人，在他們生命的某一階段，都會思想結婚，但是一般來說，他們都不必採取什麼行動，就可以滿足這個衝動。可是，這件事情也有例外的，希特拉的八千子弟之光顧意大利沙邦地方的女人就是一個例子。

(三)

英國政府很不智的讓德國國皇參觀他們的海軍大檢閱，當時德皇的腦袋裡就起了一種和英國政府期望會發生的相反的反應。德皇看着英國耀武揚威的艦隊，暗中向自己說：「祖母的傢伙好厲害。好！讓我給顏色你看。」從德皇的這一個念頭，就產生出我們以後所有一切的悲哀。如果人們常常只是貪得而不好勝，我想這個世界就必定會變為一個比較快樂的地方。可是，在事實

上，有很多人都很願意忍受破產，如果由此手段他們同時亦可以使到自己的敵手同歸於盡。可不是嗎？如果不是，我們那裡會有那樣高的所得稅呢？

（四）

如果我們要使到政治科學化，使到政治事件的發生不仍然繼續出於我們意料之外，那麼我們的政治思想，就必需更深入一層地洞察人類的行為的動機。比如說，肚皮的空空如也對政治的口號標語有什麼影響呢？這是我們必須研究的。又比如說，口號標語的效果性是怎樣跟隨着我們的食物裡的熱量的多少而起落升降的呢？假如有某人要給我們民主，而另外一個人却要給我們一包頂好的暹羅白米，我們的腸胃要餓到什麼一個程度我們才選擇那包白米而拋棄那民主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五）

虛榮心的其中一個弊處，是你越加養它，它就越加增長。人家越加講你，你就越加喜歡人家講你。我聽說——可是，我却没有親身的經驗——一個已經被判死刑的殺人陷命的傢伙，如果他有機會看到報章上對他的受審的報告，他就會大罵那些他認為對他的審判報告得不够完備的報紙。他越加發覺別的報紙對他的事情給予很多版位，他越加憎恨那些對他的事情只刊載得一鱗半爪的報紙。政治家和文人是和罪犯有着同樣的心理的。他們越加出名，剪報紙的代辦就越加難於滿足他們的要求。虛榮心，從三歲的小孩子到一喜一怒都足以使到整個人類發抖的秦始皇帝，在生活的整個範圍裡有着龐大的勢力，我們都不必再去誇張的了。可笑的是人類竟然要演到把上帝老爺也認為與自己同樣的有追求虛榮的嗜慾，他們想像他老人家是怎樣的垂涎於人們對他的不絕的頌讚。

（六）

多數的政治家，都是利用使到一大班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出於利人的動機的手段來獲得他們的領導地位的。這種信任，大家都很清楚，在羣衆受到刺激的時候，是更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所以政治運動裡就有銅樂隊、嘩啦嘩啦的雄辯、毆打、戰爭

，這些就是發展刺激的各個階段。那些主張思想不用理智的英雄們，我想，都認為假如他們能夠不斷地將人民置於興奮的狀態之中，他們就更有機會有利地欺騙羣衆。或許就是因為我討厭這種把戲，所以批評我的人就說我太過講究要用理智。

（七）

在現代的社會裡，組織是不斷地增加的，組織的增加就產生了新的權力的位置。大家都搶着要行政人員，而權力就隨時集中在這些行政人員的手裡。不錯的，普通一般，行政人員都是受到管制的，但是管制可能是遼遠的、緩慢的。從郵政局裡的賣郵票女郎算起，一直上去到國家的首相，每個官吏，都擁有國家的一部份權力。如果郵局裏的女職員對你態度不好，你當然可以抗議；如果你不贊成國家首相的政策，在下次大選的時候，你可以把他砍下來。但是郵局的女職員和國家的首相，在你的不滿能夠發生效果之前（假如是能夠發生效果的話），他們都已經吃得油水飽滿了。官吏權力的這種增加是使到人們都感覺得很不爽快的。這種官吏在英國算是最好的了，在多數別的國家裡，他們都來得更粗魯，尤其是在美國；那邊的一班警棍都以爲街上走着的每一個人都是壞蛋，如果你不是一個罪犯，那你就是一個很少見到的例外。官府的這種暴虐，就是組織增加的最不良的結果之一，如果我們不要我們的科學的社會變為一個除了這班驕傲的衙門貴族之外使人難以忍受的社會，我們對這種暴虐，就必須找到一個應付的辦法。

（八）

我們的政治大體上都是被一些漂亮的然而却是全無真理的陳言腐語控制着。這些格言裡頭，最流行的句子其中的一句就是「人性不改」這一句。在沒有確定人性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以前，我們是絕對沒有辦法辨別這句話是真是偽的。但是就以它目下的用法來講，這句話當然是錯的。當某甲張開嗓門大叫「人性不改」的時候，帶着一臉皮一肚子很了不得的和十分決定的神氣，他的意思只不過說一切人，無論他們是在什麼地方，都永遠必定是和他鄉下裡的土頭土腦的土包子一樣的。但是，事實確是如此嗎？

一點點的民族學智識就會使我們對這種態度捧腹不置。我們都抵不得一個女人有好幾個男人，這是我們的「人性」，但是西藏的女人都是有好幾位丈夫的，原因是西藏人貧窮，一個男人沒有能力養得起一個老婆，所以不得不創設這種多夫制度，然而根據遊客的報告，西藏人的家庭生活却不因此而比別的家庭生活更不愉快。以自己的老婆來款待賓客是未開化民族常見的習俗。澳洲的黑色土人，在他們發育的時候，都必須進行一種奇怪的痛楚的手術，至使他們以後一生中，他們的性的能力都大大的減退。虐殺嬰兒的習慣很明顯的是違反人性的，但是在基督教出現以前，這種習慣却是無處不有的，而希臘的大哲學家柏拉圖還介紹它來節制過剩的人口。我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私產制度，野蠻的民族是不承認的。即使是具有高度文化水準的我們，我們的一舉一動也是先以經濟的考慮為前提，而不是以人性為前提的。

(九)

一個具有良心的急進派人士是面對着很多困難的。他知道他可以利用這些手段來增加自己的聲望：違背自己的信仰，和喚起羣衆的與自己所信仰的改革絕無關係的仇恨。舉個例來說，一個吃到日本的商業競爭的苦頭的國家，它是可以使到這個國家憎恨日本的低水準的勞工待遇和這種待遇使到可能實行的削減貨品價格的鬥爭的。但是如果他繼續着說，這個現象我們應該將之歸咎於日本僱傭工人的資本家，而不應該將之歸咎於被聘的工人，那麼他立刻就會丟掉他的聽衆對他的大部份的同情。急進派防止政治投機份子利用這種誤入歧途的仇恨的唯一辦法，就是教育。他必須組織一個宣傳隊伍來進行宣傳，首先必須在理智上說服一大班人來做這個宣傳隊伍的核心。這一份工作，無可諱言的是一份很不容易執行的工作，但是它却不如現在一般人所傾向相信的那麼沒有希望。無論如何，這個責任我們是必定要擔當起來的，因為絕無理智的情感的販賣，我們最好是讓一班走江湖的大人先生們去處理。

(十)

一下子的窮奢極侈而以後就是飢餓貧困，這種生活我是過不

價的。並且，即使我們的科學家是十分的本領，有些事情他們也沒有辦法對付得來。他們把大自然很容易取得而撒播在各處的資源用光了之後，他們就不得不應用更辛苦的手段來過活，生活的水準也就會隨此而降低。我們現在的工業家正如初到肥沃的處女地的農人一樣，在一個短時間之內，能够以極少的勞動換取得十分舒適的生活。有人認為，我們目前的這種工業繁榮，在將來是必定會發展到遠遠地超過它現有的水平的，所以我們對將來不必抱着悲觀，可是或遲或早，地上的資源都必會用盡，到那個時候，這個工業就不會再能够供給我們的需要，雖然這種發展不會突然而來，而是會逐步出現。情形雖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們能够具點遠見的眼光節制一下我們現在拼命發掘資源的瘋狂，這個現象也就不會出現。我想：在太晚以前，人類或者是會學得這個道理的。

(十一)

還有多久我們現在取得的石油就會用光呢？我們現在所有的可耕地會有一天變成只有飛塵滿天的沙漠，如在美國那樣嗎？我們的人口會增加到我們變成和我們的祖宗一樣，只有時間思想怎樣找生活，而絕對沒有時間做其他的事情嗎？這些問題都不是普通廣泛的哲學思考所能够解決的。有一派極左的社會主義者以為這個世界如果沒有資本家，石油就會用之不盡；又有一些向右轉的宗教份子，他們也以為如果我們信任上帝，我們的糧食也就會吃之不盡。這些見解實在幼稚得可笑，但是有些人却以為它們很是科學化，如極左的社會主義者所說那樣。

(十二)

我們大家都知道食物漲價了，但是多數的人都將這個歸罪於當權的政府。如果這個政府是個所謂進步的政府，我們就會變得反動；如果這個政府是個所謂反動的政府，我們就會變為社會主義者。可是這兩種不同的反應，都同樣是膚淺而幼稚的。要知道現在所有的一切政府，不管它們的顏色是紅的抑或是藍的，抑或是別個模樣的，都被直到現在人類都未曾表現過的那一個程度的聰明才能够控制得住的自然勢力所把握着。

(十三)

我相信任何不是太不講理的人，都會認為在印度，在中國，在日本，如果節制生育的智識是存在的話，那邊的人口生產必定是會大大地削減的。在非洲，人口生產的減少或者會來得緩慢一點，但是即使是在那裡，減少人口也是可以相當容易地達到的，如果在西方受過訓練的黑人醫生，有人給他們充足的財力來開設人民都可以從那裡得到各種醫學智識的診療所。我想美國是不會掏腰包來幫忙這件慈善事業的，因為不管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如果有任何一個黨這樣做，它就必定會失去紐約州的天主教徒的選票，而失去紐約州就是失去美國大總統的大寶座。失去大總統的大寶座，在美國人看來，是一個比人類全部給原子彈毀滅更為嚴重的問題。

(十四)

有一些共產主義的反抗者，想替大西洋強國創造一個主義來打擊共產黨，爲了這個目標，他們就大唱所謂「西方的價值」。西方的價值，依他們的見解，就是容忍、對個人自由的尊敬和博愛。但是這個觀點是很不合乎歷史事實的。如果我們將歐洲來和其他地方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發覺歐洲是最突出的迫害異教的地方。歐洲人要經過迫害無益的很長久很痛苦的教訓，然後才放棄迫害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天相信他們之間有任何一方面可以滅絕另一方面，它們都不放棄迫害。歐洲的紀錄都是比回教的、印度的、或是中國的紀錄烏黑得多。在這一方面，歐洲是不可以自誇爲優勝的，如果歐洲有任何一方面勝過他人，它必定不是在道德價值方面勝過他人，而只是在科學和科學技巧方面勝過他人。

(十五)

在非洲，白色的行政人員所做以增進黑人的福利的一切，在現階段裡，都是一百巴仙的、絕對的枉費的，因為黑人的口增加得快如疾箭。很自然的，但是在現在看來却是很錯誤的，黑人都將他們的貧困痛苦歸罪於白人的剝削。如果在他們得到行政的訓練，和獲得一種責任感之前，他們就突然的獲得獨立，白人所帶來給非洲的所有的一點文明就會變得蕩然無存。教條式的自由

開明主義者否認這一點是没有用處的，海地就是衆目所見、最好的一個明證。

(十六)

假如我們現在有兩隊一向以來都是互相水火的足球隊，在博愛主義的影響之下，突然間決定它們兩者之間，從此以後應該放棄競爭而互相合作，而合作的方式是，你不把球踢入我的球門，我不把球踢入你的球門，我想這種合作是不能夠增加任何人的快樂的。合作不是這個意義。我們從競爭裡所能得到的高度興趣，我覺得我們沒有理由將之限於運動，而不把它應用到別的方面去。地方和團體之間的爭勝，本來是一種很有作用的刺激物。但是，如果我們要競爭不變得殘忍和有害，那麼競爭失敗的刑罰，就不應該是大災大難，如像在戰爭裡那樣，或是飢餓，如在沒有約束的經濟競爭裡那樣，刑罰應該只是榮譽的喪失。如果在足球的運動裡，失敗者都會被處死刑，或是被人丟在街上挨餓，那麼足球就不會是一種我們應有的運動。

(十七)

船沉的時候，船員都不必思想就立刻遵從船長的命令，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很明確的共同目標，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又十分容易明白。但是如果船長必須像一個政府解釋它的貨幣政策的原則那樣，向船員解釋他的命令是不錯誤的，那麼他還未講完故事以前，那隻船就已經遊往海龍王宮裡去了。

(十八)

野蠻人雖然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羣體的一個成員，然而他自動的能力卻不會十分受到這個很小的羣體的阻礙的。他所喜歡做的事情，多數是打獵或是作戰，也是他左右的朋友所喜歡做的。如果他想做個大夫，他只須拜一個幹那一行已經很出色的老手做師傅，而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他就可以承繼那位老師的魔術衣鉢。如果他特別聰明，他就可以發明改良所使用的武器，或是想出一套新的打獵的技巧。這些都不會使到他和他的羣體發生衝突的，相反的，他反而會受到極大的歡迎。但是我們現代的生活就大不相同了，如果你在街上唱歌，人家就會說你是瘋子，如果你

跳舞，警伯們就會大罵你阻碍交通。

(十九)

兩個偉大的宗教——佛教和基督教——都想把遺留在我們心中的那一份野蠻人見到他們同部落的人就自然會流露出來的合作同情心擴張到整個人類去。他們倡說人皆兄弟，從它們所用的概念「兄弟」就可以看出它們是企圖把一個本來只是生物的情感態度的自然範圍擴展開去。假如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子，那麼我們豈不是都是一家人？但是滑稽得很，在實踐上，那些在理論上接受了這個道理的人，却認為那些不接受這個道理的人，都不是上帝的兒子，而是魔鬼撒旦的兒子，於是遺留在我們五臟裡的野蠻人對異族的自然仇恨，就捲土重來，佔據了我們的心理，而給佛教和基督教增加了一種新的力量，但是可惜得很，却是使到兩個宗教脫離了它們的原來目標的力量。宗教的實在精神，道德，自私的經濟打算，純粹的生物性生存的追求，這些都是支持世界應該合作的最有力量的理由，但是我們從遠祖傳授下來的本能，都在我們的五臟裡作祟，使我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人可以憎恨，生命就沒有味道，覺得如果我們對某某賊種有情感，我們就是蟲豸，覺得鬥爭就是生命的無可逃避的規律，覺得生活在一個人類都是互愛的世界裡，我們就失去了生存的目標。

(二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反對女人擁有選舉權其中常持的一個理由，是女人愛好和平而必定不會容許國家與敵人作戰。可是當戰爭爆發了之後，婦女們却給予這個假定以一個大規模的反駁，於是她們就因參加了英勇壯烈的行為而獲得了選舉權。

(廿一)

生命是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看的。有些人着眼在文化方面，以為人是能够產生崇高的藝術，進行超拔的思考和發現自然隱藏着的秘密的動物。另一些人却以為人的特點是在於他們有政府，雖然在這方面人却遠遠的比不上螞蟥和蜜蜂。還有另外一批人却認為人是作戰的能手，這一批人裡頭包括了那些負責設計裝飾廣場的傢伙；凡是思想正確的政府，都遵行一個不易的原則，那就是

在廣場上裝飾一個爲行人所最喜歡看到的，以殺人有卓絕技巧而被紀念的，騎在馬背上威風凜凜的壯士。

(廿二)

組織有兩類，一類的目的是要事情發生，另外一類的目的却是要防止事情的發生。郵政局就是第一類的一個例子，而救火隊就是第二類的一個例子。設立郵政局和救火隊都不會引起人們的爭執，因爲沒有人會反對信件的傳遞，而放火謀人的傢伙也不敢公開宣佈他喜歡人家的房屋被燒光。但是，如果所要防止的事情不是自然所造而是人力所爲的，那麼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比如一個國家的武裝，每個國家都說自己的武裝是拿來防止侵略的發生的，但是別國的武裝却是拿來進行侵略。如果你對自己國家的武裝有什麼閒言閒語，那你就是一個國奸，一個願意看見自己的祖國被惡毒的侵略者用鐵蹄來踐踏的逆賊。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認爲別國爲了保障它的安全而應備有武裝，而這樣竟然坦護了一個可能的敵國，你就是誹謗了你的本國，誹謗了你的本國因爲只有最背謬荒唐的惡意才使你懷疑本國的對和平有貞固不易的熱愛而對他國有什麼不光明的企圖。在一九三六年，我就是在一個道德絕無可疑的女仕對希特拉的頌讚裡聽到了辯護德國的這樣的一番佳話。

(廿三)

我沒有說生育節制是防止人口增加唯一的辦法。反對生育節制的先生們，我可以想像，是會寧願利用別種辦法的。他們或者會主張利用戰爭。可是戰爭過去在這方面却表現得不十分令人滿意。有了！細菌戰爭是可以的！如果在每一個世代裡，我們都可以用黑死病來掃蕩世界一番，那麼死不去的男女在後就可以暢生繁殖，而世界卻不會有人口過盛的危險。我想這個辦法是必定不會使到神心的人的良心創痛的，也不會約束國家主義者的鴻鵠之志。這個辦法，不錯是有點不愉快的，但是不愉快又怎樣呢？真正高尚的人對快樂不快樂豈不是應該漠不關心的嗎，特別是別人的快樂？

(廿四)

有時候我竟然會迷信起來，相信「創世紀」裡所說的關於比比爾塔的那一段神話，而認為在今天我們是犯下了一個同樣的，更嚴重的罪過，上帝就要以更悲慘的，更可怕的刑罰來處置我們。上帝老爺或者是不喜歡我們明白他是用怎樣的一個機器來維持這個物質的宇宙的，有時候我是這樣幻想。或者我們的核子物理學家是已經走得太過近於他的最後的秘密了，所以他應該把他們的活動結束起來。而消除這一着煩惱的辦法有什麼會比使這些傢伙把他們的本領發展到他們會將自己殺光的手段更妥善？在大劫之後，如果山林裡的鹿呀、松鼠呀、夜鶯呀、百靈鳥呀都還能够健在，我對這個大災難是會抱着心平氣靜的態度去欣賞的，既然人類是証明了他們沒有資格做大自然的主人。但是，可怕的是原子炸彈一轟，世界上的什麼生命都死得精光，地球就變為一個無意義的環繞着一個沒用的太陽旋轉的一塊泥土。能够使到這個災難來臨的立刻原因我是沒有辦法猜測得出來的。或者是為了大家爭奪波斯的汽油吧，或者是因為大家對與中國通商與否的問題發生相左的意見吧，或者是由於猶太人和回教徒搶奪巴勒斯坦吧。任何一位愛國的人士都可以看得到這些都是頂重要的問題，重要到我們寧可使全世界的人類滅亡而不可忍受懼怯和解的恥辱。

（廿五）

人，普通的人，可以強迫孩子在他們的母親被強姦的時候瞪着眼睛來看。為了追求他們的政治目標，他們可以逼迫他們的政治敵人忍受長期的不可言狀的苦楚。納粹黨在奧士威士地方怎樣對待猶太人我們是知道的。從集體的殘忍的觀點來看，蘇聯人的對德國人的驅逐是不下於納粹黨人自己所施行的兇暴的。但是，我們偉大的自己呢？我們英國人偉大的自己呢？哦，我們是不幹這個勾當的。但是當成千成萬的德國孩子在呼天搶地的叫喊飢餓的時候，我們却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我們的美味可口的肉片和熱辣辣的麵包，因為我們的政府不能够面對我們的憤怒而拿去我們一部份的快樂來救濟那班餓鬼。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一個最後審判的日子，如基督教徒所相信的，我真不知道在上帝他老人家面前，我們將怎樣為我們自己辯解。

(廿六)

那個使到邱吉爾願意接受敵人以和平的手段來剝奪他的權位的觀點，史太林是不會明白，也不會對之尊敬的。對那些具有容忍的態度和自制的能力的人們來講，我相信民主代表式的政治制度是最適合的政治制度。但是主張這種制度的人們，如果他們以為，一個它的公民是從來未曾受過這種政治制度所需要的能施能受的精神的訓練的國家，他們也可以將這個政制介紹給它，那他們就是弄了一個天大的錯誤。我記得在不久以前，在一個中歐半島的國家裡，有一個政黨在一次大選裡被它的敵對黨以不多的票數把它殺敗，這個政黨於是就用槍彈來幹掉敵對黨的好些國會代表來挽回它在國會裡的佔多數的優勢。西方國家的紳士大夫，都認為這是中歐半島人民的一個特點，但是竟然忘却英國的大革命家克林威爾和法國的大英雄盧士卑爾也曾一度表演過這手好戲。

(廿七)

為美國製造移民法律的大人先生們，在他們的心目中，諾條族人是比斯拉夫族人和拉丁族人來得高尚的。可是，在戰爭的壓力之下，大德意志却不承認在大德意志的疆域之外能夠有什麼純種的諾條族人；在這種理論之下，除挪威傀儡首相和他的幾個心腹之外，諾條族人之祖的挪威人也不是純粹的諾條族人，因為他們已經和芬族人和拉布族人混亂了他們的種。於是政治就成為了決定種源的線索。那些純粹的諾條族人都是敬愛希特拉的，如果你不敬愛希特拉，那就證明你的血液有汙穢。

(廿八)

在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好像花崗石一般永不會磨滅的那些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現在都幾乎蕩然無存了。我是在一種浸染了因襲和傳統的氣氛裡長大的。在我能夠記憶事情之前，我的父母就已經去世了，而我是由我的祖父母撫育成人的。家裡教我認識了一種理論的共和主義，這種主義，對一個能夠承認自己只不過是人民的傭僕，而在自己不能夠令人愜意的時候是可以被人開除的君主，是能夠容忍的。我的祖父，他是一個不曉得對人客氣的人，就常常向我們那位了不起的維多利亞皇后解釋這個觀點，而維

多利亞皇后對他却不十分表示全情。事情雖然是如此，然而維多利亞皇后却仍然頒賜給他坐落在利蒙公園內我在那邊渡過我的少年時代的那一座大房子。我吸收了某一些政治原則和政治期望，我可以說在大體上來講，我現在仍然保持着那些政治原則，雖然我是已經被迫放棄後者。這些原則認為世界應有有秩序的進步，應該沒有革命，戰爭應該逐步的休止，國會代表制的政治制度應該擴張到世界在現在還沒有幸福享受到這種制度的地區去。我記得我的祖母曾經有一次和俄國駐英的大使談過話，她常常想起這件事情就撇開咀巴好笑，她曾經向那位大人這樣說過：「或許在將來，你們貴國也會有巴黎門的。」那位大人的回答却是：「天誅地滅，天誅地滅！」在今天，如果換了天地那兩個字，俄國的大使或許是仍然會作同樣的回覆的吧。

（廿九）

不論痛苦或者愚蠢，在我看來，都不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我深信，假如在那個期間人類不把自己毀滅，智慧、忍耐和辯論，或遲或早，是能够把人類從他們自作的磨難裡引導出來的。

基於以上的信仰，我就常常保留了一個程度的樂觀，雖然當我的年齡隨着歲月的增長，我們的這份樂觀就變得更為嚴肅，而那個快樂的世界就變得更為遼遠。但是，對那些認為人的痛苦是與生俱來、命中註定的人，我却仍然是完全不能够表示同意的。在過去和在現在的不快樂，它們的原因都是不難找出來的。我們有貧困、瘟疫和飢餓，那是由於我們對大自然還沒有取得充份的控制。我們有戰爭、有壓迫、有磨難，那是產生於人對人的仇視。而我們也有由幽暗暗的教條信仰製造出來的傷生害命的各種痛苦，這些痛苦使到人類發生深刻的內在的爭亂，而使到外表的繁榮都變為全無意義。這些一切都是不必有的。對它們來講，可以克服它們的手段，我們都是知道的。在現代的世界裡，如果有某些社會不快樂，那是由於它們自己選擇不快樂。更準確的說，是由於那些人有無知、有積習、有信仰、有情慾，他們愛戀這些是比愛戀快樂，甚至生命，更為親切。在我們的這個充滿危險的時代裡，我看到戀愛痛苦和死亡的人，這些人，當你向他們提出希

望的時候，他們是會大動肝火的。



VI 倫理

羅素所提倡的倫理，是一種消除了恐懼、迷信、和有組織性的瘋狂的成份的倫理。在這種倫理裡，有強烈的情感，但是却不强烈到帶有毀壞性。這種倫理，使人類彼此之間熱烈地相愛，正如他們現在彼此之間熱烈地企望敵對的一方受到磨難一樣。雖然看起來，凡是神經正常的人，不論在何處，都會同意這一個原則應該是倫理的基礎，但是大體上來講，人類直到現在，還沒有被感化到去實現這種目標的一個可觀的程度。

從本篇所選輯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羅素是把教條從一些迷信的信仰剝削淨盡出來的，使到那些信仰一個個赤裸裸地擺在人們的面前，沒有藏匿起來的餘地。比方來說，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自願接受打針早死的這一個問題，真正開化了的人們是可以相信的確有一個智慧的、萬能的、慈祥的上帝，他喜歡看無辜的病人熬受緩慢的磨折，喜歡到凡是有人想把這個病人的苦楚截短，他就會對他大發雷霆嗎？就是這種對傳統信仰的尖刻的批判，把這裡所選輯的文字那個不可錯認的羅素的特點，點了出來。他的文筆的清晰，幽默和流暢，是研讀者的最大的喜悅。

在倫理方面，像在別的方面一樣，羅素都被人指斥為過份應用「理智」，無論如何，最少有一部份批評家還說羅素的倫理是完全建基在「理智」上面的，可是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理智」與人之選擇高尚的目標，抑或兇暴的目標，是沒有半點關係的。理智只是一種節制器，以此，它只不過是你要達到某種目標所需用的適當的手段的選擇。不論那種倫理的目的，它都是不可以証明之物；最多我們只可以說，我們喜歡某些目標而不喜歡別的而已。你或者會喜歡增進所有一切人類的快樂，而你的鄰人却要把這種快樂局限於他自己的朋友而把敎人永遠壓制着做奴隸。對於這兩種態度，我們都沒有在邏輯上必須同意那一種的必要。

消除了神話，人類之委身於獲取智識和技巧，是爲了增進人類的快樂，而不是爲了互相殺伐的。這樣的一個世界，是羅素所願意看見的世界。在這一種世界裡，有着有用的情感——同情、

親愛和真正的慈祥——和有着，在遊戲裡或是在工作方面，個人的自動力都得到充份的發揮的機會。

——編者



(一)

在我看來，絕嗣的實施，應該只限於腦力有問題的人。我不喜歡，比方說，美國埃打河州的那種法律，那邊的法律，準許「智力低劣者、患癲癇者、慣常的犯罪者、道德墮落者和性的異行者」被絕種和絕孕。試想，分出最後兩種人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在不同的社會裡都有不同的決定。如果依照那邊的法律，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士沙和聖普羅都應當被閹掉。

(二)

對所謂「信仰」，我們能够作普通的反駁，但除此以外，還有些人要拿基督的「山上訓誨」的原則來使到原子彈變得更有效力，那真是使人出煙的。假如我是一個基督教徒的話，我馬上就會認定這是對神明最可惡的褻瀆。

(三)

如果你一生人之中，你没有謀殺過人，偷竊過東西，和人通姦，沒有發過假誓，沒有對你的父母、教會和皇帝表示過不尊敬，那你照常例來講，是值得人們給你道德上的讚賞的，即使是你同時也沒有做過半件慈善的、慷慨的或是有用的事情。這種很不够聽的道德觀念，是從禁止性的倫理產生出來的，對人類真的不知道究竟是造了多少福利。

(四)

蘇聯的政府好像相信它自己開一下金口，就可以將遺傳學的規律改變；羅馬教皇也以爲他出一道命令，就可以使到麵包從天上跌下來給我們吃，雖然這個世界的人口是多到人人都只有站腳的地方。在我看來，這些有趣的自大狂，頗與科學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

(五)

基督說：「你應該愛你的鄰人像愛你自己一樣。」聽者問他，誰是鄰人，他就講那爲猶太人所憎恨的三馬利丹人的寓言。如果現代人的你要了解基督的這個教訓，像當時的聽者那樣了解法，你就得拿「德國鬼」和「日本鬼」代換「三馬利丹人」；但是，我恐怕很多虔誠的基督教徒都不能夠接受我這個寶貴的意見吧

。因為如果他們一接受，他們就會被迫反省他們是怎樣的離天隔九洲的違背了他們教祖的初訓。

(六)

假設我們的原子炸彈把人類全部毀滅到只剩下一兄一妹，我們應該就此讓人類死絕嗎？我不知道答案，但是如果答案是一個「應該」，我不相信這個「應該」只會有兄妹通姦是醜事的這一個理由。

(七)

我對整個所謂「罪惡」的概念覺得真是迷惑，這無疑的是因為我一身都充滿了罪惡。如果所謂「罪惡」是一種產生令人受不必要的痛苦的東西，那我是會明白它為甚麼是罪惡，但是所謂「罪惡」往往却是使人避免不必要的痛苦的東西。在幾年以前，英國的上議院曾經想通過一條「準許醫生給那些患上痛楚而又不可救治的病症的可憐的病人打針早死」的法律。如果有這種事情，病者的同意和某些醫藥證明書是需要的。在我簡單的頭腦裡，辦這樣的一件事情要取得病者的同意是最合理不過的，可是那位剛才與世長辭的英國國教的大主教，他是個對罪惡判斷的官方權威，却以為這個見解錯得真是一塌糊塗，他說取得病者的同意，就是把這件事情化為病者的自殺，而自殺就是罪過。議員們聽了這位大權威的偉論之後，就推翻了那條法律。於是為了要使得這位大主教——和他的上帝，如果他没有向那位老人家把這件事情報告錯誤——爽快，患癌症的病人就必須挨上幾個月的無謂的磨折才能够撒手歸西，除非是他們的醫生或是護士仁慈到敢於冒險犯上謀殺的大罪來把他們處死。我覺得天上難有這樣一位喜於欣賞人家被磨難的上帝。假使是真的有一個這樣溺於殘忍的青天大老爺，我是覺得我們不值得去向他叩頭禮拜的。但是這又只不過是證明我在道德上是墮落到了怎樣的一個地步。

(八)

文明有沒有教得我們大家比較互相友善呢？這答案是很容易知道的。駒鳥（英國的那一種而不是美國的那一種）是把它們的老傢伙啄死的，而我們人呢（也是英國的那一種而不是美國的那

一種)却尊敬老輩，給他們一份好好的養老金，以使他們能够安享晚年。在我們自己的一羣之內，我們的確是比很多的野獸都較能互相親愛的。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一羣以外的人，不管道德家和宗教的導師們費了多少唇舌，我們的情感也是和野獸的一樣兇猛的，而我們的智力又給了我們的兇猛一個，就是最厲害的野獸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活動的範圍。我們可以希望，雖然不具着十分的信心，在將來我們的比較慈祥的態度會流行起來，但是直到目前為止，預兆都不顯得怎樣的吉祥。

(九)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心胸裏，所謂仁慈和慈善是幾乎完全不存在的。人類的痛苦，在他知道這些痛苦的範圍之內，在感情上是不打動他的；不錯，在智識上他認為人類有痛苦是個罪過，但是我們却不能够找到証明這些痛苦，曾經使到他不快樂，除非受苦者是他自己的朋友。

(十)

在多數嚴厲的道德家的腦袋裡，所謂快感習慣都是和感官有關係的那一種，誰知在這一種之外，還有權力所能給人的一種，而這種對他們這樣情操的人是更具有吸引的力量的。因為如此，所以在他們規避所謂感官的愉快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注意到他們亦應該把權力的愉快，也列在他們的戒條之內。就是因為這種心理流行於這種很是活動和有魄力的人的中間，所以罪惡這個概念就變得盛行起來。這個概念是能够把我們對上天的謙卑和在地上的要出風頭，理想地配合起來的。在現在，罪惡這個觀念已不如在中世紀那樣在人心上起着作用了，但是它對很多的牧師們、法官們和教書先生們還是控制着他們的腦袋的。那位偉大的阿諾爾博士，有一天他在嘉蕪湖畔散步的時候，他的思想並不是擺在他面前的那一幅美麗的風景。他是在存想着，他告訴我們，邪惡的這個問題。我恐怕阿諾爾博士所存想的必不是老師們的邪行，而却是那班搗蛋的小鬼的罪過吧。不管他所憂慮的是甚麼，阿諾爾博士得到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那就是小鬼應該被抽打屁股。相信罪惡這一個概念的其中的一種報酬就是它容許信者磨難別人

而自己的心理却不必發生懊悔。

(十一)

在我們很多「宏偉」的概念裡，靈魂這個怪物在科學上是已經被證明為完全沒有用處了。我不是說科學有甚麼推翻它的積極的証據，我只是說，假如靈魂是存在的話，它在我們可以發現的、使事物發生的規律裡，是完全没有它的作用的。我們現在有很多實驗的方法可以找出人和動物在不同的環境裡，是怎樣變化他們的行為的。你可以把老鼠放在一個迷箱裡，把人放在一個鐵疾藥的籠裏，而觀察老鼠和人是怎樣的設法逃走。你可以施用麻醉藥而注意它們的效果。你可以把一只雄鼠化為雌鼠，即使在德國最慘烈的集中營裏，相似的實驗還沒有在人類的的身上舉行過。社會上可憎惡的行為，似乎是可以通過醫學的手段，或是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就可以把它解決，於是罪惡這個觀念就變得有點不大合於科學了。我們實在是希望，政府在對研究人類的行為的科學獲得了瞭解之後，就會比目前更有本領去把人民變化為一羣一羣互相殘毒的瘋子。

(十二)

棉製品（在這個工業變得科學化之後）在印度與非洲都找得到市場，這個就刺激了英國的帝國主義。英國於是就需要教曉黑人，他們之赤裸着身體而不穿衣服是邪惡的，這份差事，傳教士們以極少的成本就辦妥當了。除棉製品之外，我們也把肺癆病和梅毒輸入到非洲去，但是這些貨品却是免費的。

(十三)

我們做人一下子放棄我們自己的理智而去依賴所謂權威，我們的麻煩就來了。所謂權威，是那一個權威呢？是舊約？是新約？是可蘭經？普通來講，人們都是選擇他們自己在那裡出生的一羣人所認為是神聖的東西來做權威的，而在這部權威之內，他們又選出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那些部份來利用，而看都不去看其他的部份一眼。有一個時期，聖經最流行的一部份是：「你不要讓女巫活在世上，你必要把她們處死」。可是現在呢，大家讀聖經讀到這裡却把金口緘起來詐作不知，如果不能裝假，就要抱着道歉的

口吻去解釋。所以即使我們是有一部神聖的書，我們也是只選用那些適合我們的偏見的部份為真理的。在現在，比方說，沒有任何一位天主教徒會注意聖經說，一位主教應該是一個女人的丈夫這一個教訓。

(十四)

有兩句詩真不知道造了多少殘忍，這兩句詩說：

一條花狗、一個老婆、一棵胡桃，

越打他們，他們越好。

胡桃被打所產生的道德上的效果，我是沒有經驗知道是怎樣的，但是現在凡是已經開化了的人都不會在老婆方面履行這個教訓。刑罰能夠產生改良的效果這種信仰是很難死掉的，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刑罰能够使到刑罰的執行者痛快地滿足他們的暴虐的衝動。

(十五)

有一次我發燒得很厲害而幾乎死去。我做了一個很長的、繼續不斷的狂夢。我夢見我到了地獄，看見很多未必有的但是却不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結果是很奇怪的。有一些來受罪的傢伙，他們一到地獄就以爲他們可以玩牌來消遣在地獄裡熬受永恆的煩悶。但是他們每一次砌牌那些牌都是秩序井然的排起隊來，開首一張必定是桃的A點而最妙的必定是心的老王。地獄裡也有專給研究偶然現象的數學家的一個特別的部門。在這裡有很多打字機和猴子。每次一隻猴子在一架打字機上走過，那副機器就偶然的打出沙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來。

地獄裡還有一個特別叫人痛苦的部份是留給辯駁過休謨的哲學家的。這些哲學家，雖然在地獄裡了，但是還沒有學得一些智慧。他們還是講究歸納法他們的這種禽獸的傾向。但是每一次他們歸納出來一個結論，跟着發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把這個結論推翻。可是這種現象只在他們坐地獄的第一百年內出現。在這以後他們就學會預先準備他們的每一個歸納都會被推翻，然而却因爲他們有此準備，他們的歸納却没有被推翻，直到再經過一百年的邏輯的絞殺以後，他們的期望又再被轉移過來。在整個永恆裡，這種突然現象都不斷的繼續出現，但是每次出現都是在一個較高的

邏輯的水平。

(十六)

如果我們檢閱一下現在大家都知道是荒謬的過去的意見，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意見的十之八九都是支持使人蒙受痛楚的。拿醫藥做個例子來說。當麻醉藥被發現的時候，就有人起來反對應用它，說這是阻撓上帝的意志的企圖。人之患瘋癲症是因為有鬼在身，你打那個病人使到那些魔鬼難受，那些魔鬼就會離開那個病人。所以當時醫治瘋癲症的辦法，就是整年累月的將病人有系統地而順理成章地這樣野蠻地對付，幹呀幹。在一切錯誤的治病的方法裡，我就沒有發現過有那一種是使到病人舒服而不是使到病人不舒服的。

(十七)

真人和人猿之間沒有清楚的界限是使到神學十分頭痛的。有一連串有趣的問題：人是幾時獲得所謂靈魂的？那個在真人和人猿之間的找不到的野種是會犯罪而應該被打進地獄裡去受刑的嗎？爪哇直立猿人有沒有道德上的責任呢？北京人是被上帝詛咒了的嗎？比爾丹人有沒有爬到天堂上去呢？

(十八)

從理智的角度看來，一個滿口所謂「臭話」的人是不會比一位出言成章的人低一級的。但是，差不多人人都在想像一個聖人應該是怎樣的時候，都覺得要做聖人就必定不可發誓。從理智的眼光看來，這簡直是愚蠢。至於喝酒和吸煙也有同樣的道理。在我們南方的國家裡，喝酒是罪過的感覺是不存在的，相反的，如果不喝酒，人家倒反會覺得是犯了神規，因為大家都知道耶穌和他的門徒都是李白的好朋友。對於吸煙那個問題，維持一種消極的態度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最有名氣的一班大聖，都是在煙草發現以前在世界裡做人。但是，就是在這裡，理智的辯論也是不可能的。那個認為聖人必定是不會吸煙的的說法，在最後只不過是建立在聖人不會專為感官的愉快而做一件事情的這種論調。

(十九)

弗蘭克林發明避雷針，惹得英國和美國的傳教士，英皇喬治

第三世支持着他們，一窠蜂的大罵弗蘭克林想挫敗上帝的意志，因為凡是頭腦正常的人都會知道雷電是上帝用來懲罰不敬神或是其他嚴重的罪行的——善良的人就從來沒有被雷電劈死過。所以，當上帝要殺人的時候，弗蘭克林是不應該去破壞他的計劃的，其實老弗的這種做法是等於幫忙罪犯逃亡。但是，上帝也有辦法挽救這種情勢的，如果白拉斯博士——波士頓的領導的神學家之一——的話是可以相信的話。雷電是被那位詭計多端的弗蘭克林博士所發明的鐵尖弄得無効了，但是波士頓另外却要嘗試地震，地震就是上帝對那些鐵尖所表示的憤怒。關於這個問題，白拉斯博士有一次在他講道理的時候說：「在波士頓比在新英格蘭其他的地方都多着這種鐵尖，但是波士頓也似乎比較多點地震。唉！上帝的威力，我們是可以逃避得來的麼？」可是，看起來，上帝好像是已經放棄希望醫治波士頓的罪惡了，因為在波士頓避雷針越來越普遍而地震却越來越希罕。雖則如此，白拉斯博士的見解，或是近乎這種見解的見解，在今日也還有一位很有影響勢力的人相信着呢。有一次印度有幸嘗試到好幾回相當厲害的地震，雄聖甘地就嚴厲地警告他的國人說，這就是上帝對他們那班傢伙犯罪所施的刑罰。

（二十）

罪惡那個概念是有邏輯上的困難的。教會告訴我們說，罪惡是違反上帝的命令，但是同時也告訴我們說，上帝是萬能的。如果上帝確屬是萬能的，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以控制的，那麼違反他的命令的行為就不可能發生；所以如果有個罪人違反他的命令，那必定是上帝自己要這件事情發生的。聖奧斯丁就大胆地接受了這個結論，而認為人會犯罪是因為上帝使到他們盲目起來。但是多數現代的神學家，都覺得把自己無可如何而必要犯罪的罪人打下地獄去是有點不公平的。教會告訴我們說，罪惡是違反上帝的意志。但是罪惡這個概念的邏輯的困難，却不因此就告消滅。那些認真相信上帝是萬能的，如斯賓落沙，就演繹到倡說世間根本就沒有所謂罪惡這回事。這種結論是帶來駭人的結果的。什麼？和斯賓落沙同時的人問，羅馬皇帝尼赫魯的把母親殺死還不

算是罪過嗎？亞當吃那蘋果不是邪行嗎？任何的一種行動都和其他的一種行動一樣好嗎？斯賓落沙只是啾啾呀呀的亂答，但是却找不到可以令人滿意的答案出來。如果什麼事情的發生都是依照上帝的意旨，那麼尼赫魯的殺死母親一定是上帝所要的了；上帝既然是好，那麼尼赫魯的謀殺母親也就是一種好的行為。我看宗教家是有辦法可以逃得出這個圈套的。

（廿一）

羅馬教會要求設立這樣的一種法律：如果一個女人與一個患有梅毒的男人接合而懷孕，那個女人決不可採取手段來把胎兒打下，她必需讓那個可能沾有梅毒的孩子產生出來，生下來就讓他在世上受幾年苦楚，以後就讓他在地獄的旁邊過他的永生（假定他的父母都不是天主教徒）。如果英國的巴黎門裡的那一班老頭子命令英國人必需把非英國人殺死，英國國家就會認為這是做英國人的責任。這兩件事情就足以表明教會和國家是智慧和道德的怎樣深切的仇人。

（廿二）

假如我們想駁倒尼采的倫理學和政治學——我的確有這種念頭——我們是可以找得到什麼武器來對付他呢？……要辨清楚的問題是：假設釋迦牟尼和尼采兩個人擺起擂台來，對於一個公正無私的聽者，他們兩人各自可以撈出什麼一個使到他能夠接受的偉論來呢？我不是說政治的辯論。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兩人是站在上帝老爺面前，像約洽第一章所敘述的那樣，大家向他上帝獻計他應該製造怎樣的一種世界。兩張咀巴會講些什麼呢？

釋迦牟尼一開口當然會提到那些些麻瘋症的病人，為社會所摯斥的流浪，心裡沒有快樂的人衆，整年胼手胝足地勞苦而所獲僅可以餬口的窮漢，在戰場上受了創傷呻吟着待死的戰士，被看護人虐待的無所估恃的孩子，和在上上即使是最成功的人被失敗和恐懼所纏繞着的痛苦。他會說我們必須從這一堆悲苦的包圍中找出一條生路來，而生路是只有從愛中才可以獲得。

只有上帝老爺才可以控制着他不打岔釋迦牟尼的話頭的尼采，一輪到他說話他就破口而出的叫：「哎唷，軟腳蟹，學得堅韌

點吧！小人物受痛苦，為什麼要為他們到處流鼻涕呢？就是大人物受痛苦又怎樣？小人物受痛苦是卑賤地受，大人物受痛苦是偉大地受，受痛苦是偉大的。你的理想全是消極的——不要有痛苦存在，這個目的不要有存在就可以完全達到了。我却和你不同，我的理想是積極的。我羨慕阿爾士比、非特勒大帝第二、拿破倫。為了這些人，怎麼樣的痛苦都是值得的。我要求你，我的上帝，作為一個最偉大的創作藝術家，你不要讓你的創作的廣大神通給這個可憐的精神病鬼的墮落的發慌的鬼話所挫折。」

釋迦牟尼，自從他去世以後，這許久在天堂裡就把人間的一切歷史唸得滾瓜爛熟，又在瞭解和悲痛着人類是怎樣的把他們的科學應用着裡很輕快地把握了所謂科學，他就溫文爾雅的回答尼采說：「你以為我的理想是純粹的消極，尼采教授，你是錯誤了。不錯，我的理想是有它的消極的成份的，企求痛苦的不存在；但是在此以外，我的理想也有和你的學理一樣多的積極的部份。雖然我對阿爾士比和拿破倫沒有什麼特別的仰慕，但是我也是有我自己的英雄的。我的英雄就是：我的承繼者耶穌，因為他教導人們即使是仇敵我們也應對之憐愛；那些發現了怎樣控制自然的力量而使到我們能够以更少的勞力就獲得食物的科學家；那些把疾病減少了的醫師；和那些時不時瞥見神聖的至高幸福的詩人、藝術家和音樂家。愛智識和對美的快樂都不是消極之物，它們是足夠充滿一切偉人的整個的生命的。」

「無論如何，」尼采說，「你的世界是死氣沉沉的。你應該讀讀黑勒力得士的作品，他的書都保存在天宮的圖書館裡。你的所謂愛只不過是憐憫，是因為痛苦產生出來的；你的真理，假如你是誠實的話，是愉快的，是只有通過苦難才認識的；至於美，還有什麼能够比猛虎更美的呢？猛虎的光輝都由它的兇惡而來！不不，如果上帝選擇你的那種世界，我們一切人類就都要悶死了。」

「你或者是會悶死的」，釋迦牟尼說，「因為你喜歡疼痛，而你對生命的喜愛是虛偽的。那些真正喜愛生命的人，在就是像現在這樣的世界裡，就會快樂到沒有人能够那樣快樂。」

(廿三)

聖湯姆斯說，這世上人們的犯着邪惡都不是故意的，邪惡不是有關本質的事情，而且它的發生有一個偶然的原因還是良好的。世上的一切都趨於肖像上帝，上帝是一切的歸宿。人類的快樂不是在肉慾愉快方面，不在威望聲譽，不在光榮，不在錢財，不在世間的權勢，不在這個肉體的事物，它不是在感官裏面的。可是這個快樂也不在道德的行為，因為道德的行為只不過是手段。這個快樂是在於對上帝的思念。然而多數的人對上帝的知識都是不夠的；從信仰所得來的知識也不充足。在這個生命裡，我們沒有機會看見他在本質裡的上帝，所以我們也享受不到那個最後的快樂；但是在生命之後，我們是可以和上帝面面相對的。（可是，聖湯姆斯警告着說，這面面相對不是字面上的面面相對，因為上帝他老爺是沒有臉孔的。）我們能夠見到上帝也不是由於我們自己之力，而是由於聖光的輔助，而且，就是在那個時候看得見他，我們也不會看得見他的全部。

(廿四)

那些首先倡說我們應該有宗教自由的人都被人罵為邪惡，首先反對奴隸制度的人也遭遇到同樣的批評。聖經的福音也記載着耶穌曾經攻擊過那些安息日的比較嚴厲的禁戒。從這些例子看來，我們無可否認，一些大家認為是很可讚美的行動都是對我們本團體的道德規律的一種批判和破壞。當然囉，這只是關係已往的事情和別國的人，在我們的英國裡是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因為我們英國的道德規律是最完美最理想。

(廿五)

基督教徒說，或者我應該說過去常常是這樣說，在星期日裡工作是違反上帝的意旨的。可是猶太人却講在禮拜六日工作才是上帝不准許的。他們的爭辯持續了好長久的十九個世紀，而除了應用希特拉給猶太人享受的毒氣室之外，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可以解決這場爭執，可是希特拉的辦法不是解決一個科學論爭的合理的辦法。猶太人和回教徒都說上帝不准許我們吃豬肉，而興都教徒却說上帝不給我們吃的不是豬肉而是牛肉。就是這

一場吵咀弄到好幾十萬人在近年來丟了寶貴的老命。明明白白可以看見的，上帝的意志怎樣可以拿來做一套客觀的道德規律的基礎呢？

（廿六）

我認識一些還不算得年老的傢伙，在他們做小孩子的當兒，每當他們摸到自己身上的某一部份的時候，就有人用最嚴厲的口腔斥責他們說：「你這個死鬼！」但是，我感到很遺憾的說，這種教訓，在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却没有產生正人君子們所期望的那種效果。他們教訓孩子，有時候還應用到恐嚇的手段呢。現在雖然不像從前那樣，君子們會駭孩子把他們的器具闖掉，但是他們却會說，這種遊戲是會使到玩的人大發神經的。在紐約州，如果你告訴孩子們這種遊戲是不會使他們狂起來的，你就會觸犯法律，除非那些小傢伙自己已經相信玩這種把戲是會使到他們瘋癲的。這種教育使到孩子們在很幼稚的時候，對凡是關於性的事情，就產生了一種極之深刻的罪惡感和恐怖。這種關於性的罪惡感和恐怖，深刻到沉澱在我們的不知覺的意識裡去。有些大胆的先生們，自詡為他們是已經從這些搖籃的故事解放過來了，但是我希望我們能夠對他們作一個有數目的調查，看看他們，在天上大發雷電的時候，敢不敢和像在平時那樣都準備和人進行通姦。我相信他們之中會有十之八九，在自己心坎的心坎裡，相信如果他們在那個時候幹那勾當，他們就會被雷電劈死。

（廿七）

柏拉圖所記載的蘇格拉底是後世很多的哲學家的一個模範。但是，在倫理方面他是怎樣的呢？（我只注意在柏拉圖筆下出現的那個蘇格拉底。）他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他對世俗上的所謂成就一無興趣，他的胆量大到直到臨終的時候他還能夠維持着他的安靜、禮貌和幽默，只管着自家所認為是真理的道理而完全不看別的。但是，他也有幾個嚴重的缺點。在和人辯論道理的時候，他是不忠直而玩弄詭辯的；在他的私下的思想裡，他是利用他的智力來証明他已預先喜歡的東西而不是利用它，不計利害地，去尋找智識。他有點自滿和油滑滑的神氣，使人想起那種不良的

在教會裡討生活的牧師。我們可以仰慕他那種不畏死亡的勇敢，但是，如果他不是以爲在他死後他會在天堂裡享受永恆的幸福，他的勇敢就會更爲突出。他和他的一班前輩不同，他的思想是不科學的，他只是決心要證明宇宙是適合於他的那套倫理。這種態度、是對真理的叛逆，是最壞最劣的哲學的罪惡。作爲一個人來看，不錯，我們是可以承認蘇格拉底是個聖人；但是作爲一個哲學家來看他，他就應該有一個長時期花在科學的滌罪所裡去洗淨他的罪孽。

（廿八）

我們曉得應用理智，所以知道怎樣將手段適應於所要達到的目的。理智既然是手段對目的的應當的適應，所以反對理智的人就只有那些認爲我們應該採取不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手段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傢伙。這是有兩種含意的：一是我們應該欺騙人民關於我們要達到某種目的所應採取的手段，一是我們真正的目的不應該是我們所標榜的目的。頭一種情形是一個渾渾噩噩的人民被一個希特拉拖上了一條黑暗之路。後一種情形是一個抽打孩子的屁股而感覺爽快的人者之師，然而却仍然是一腦袋的想着自己是一個佛手婆心的人道主義者。我這個蔽塞的心肝，委實看不出這兩種怎樣是合於道德的反抗理智的理由。

（廿九）

因爲我說過只有惡毒的情感阻止着我們實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有一位刀下不留情的大批評家就把我挖起苦來，而最後竟勝利地說：「難道一切情感都必定是惡毒的嗎？」在我說這句話的同一本書裡，我就表明了我們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是基督教般的愛或是慈悲。愛當然是一種情感，而在我講世界是需要這種情感的時候，我不是提議說推動這個世界的主力是理智。我想大概是因爲這種情感沒有殘忍性和毀壞性，所以它對不主張理智的哲人們就缺乏了吸引力。

（三十）

從智識上來看，弄錯了的關於道德的想法對哲學的影響是將進步阻碍得到了一個相當可觀的程度的。我個人是不相信哲學是

可以證明或是推翻宗教教條的真實性的，但是從柏拉圖以來，哲學家都以爲爲所謂永生和上帝的存在找到「證明」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他們對他們前輩所獲得的證明都是不能夠滿意的——聖湯姆斯拒絕接受聖安森的道理，康德拒絕接受笛卡兒的——但是，他們又都弄出他們自己的一套來。爲了要使得他們的證明像個樣子，他們就歪曲了邏輯，把數學弄得神秘起來，而假裝着積年累月的偏見是天上送來的所謂直覺。

（卅一）

不是瘋子的人都會同意這幾樁事情的：我們活着是比死了好的，我們的肚皮裝滿東西是比空着好的，我們做自由的人是比做奴隸好的。但是，有很多人都只要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享有這些幸福，他們是很滿意看見敵人受苦的。這些人真的一點科學都不懂得，不知道整個人類今日已經聯結到如果你不保證所有別人的幸福，你就不能夠保證你自己的幸福。今日的世界是，如果你想自己快樂，你也得願意看見別人也快樂。

（卅二）

斯鐸憶、耶穌派所需要的一種關於美德的觀點是與亞理士多德所需要的不同的，由於它必須承認奴隸是可以和他的主人一樣有美德美行。耶穌的道德觀不贊成驕傲，而亞理士多德却認驕傲爲長處；讚美謙虛，而亞理士多德却認之爲卑行。在耶穌派的道德觀裡，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所認爲是高於一切的智識方面的美德，都不能夠將之收入於美德的系統之內，這是爲了要使到貧窮和卑賤的人們也可以和別人一樣的高尚。正因爲如此，所以有一次大羅馬教皇格利哥理就嚴厲地斥責一位主教好把文法教給他的人民以增高他們應用語言的準確性。

（卅三）

犯了神規所獲得的處罰是沒有正義的，以我們所認識的那種正義來說，這種處罰是類似於我們觸着一條有電流的電線而被震死。聖經裡的故事：大衛王把上帝之居的箱櫃移往別處，車子打從一塊不平的打穀地上面走過而上帝之居就顛簸起來，管車的烏沙怕它跌了下來，於是就伸手上去扶持它，這可犯了上帝的禁戒

，不管他的動機是如何的值得頌讚，爲了這一個對神明的褻瀆，上帝就當場收拾了他的老命。如果你是被人有意謀殺死，或是無意被打死，你都要讓牧師替你進行洗滌罪孽的禮式，這也是正義。

（卅四）

不錯，有一種耶穌派的道德的確是值得尼采的非難的。巴斯哥爾和安斯多耶夫斯基——尼采自己所舉的例——在他們的道德裡，都有一點卑賤相。巴斯哥爾把他的卓越的數學天才犧牲給他的上帝，由此就將只不過是他自己內心的磨難無限地擴大，而使之變化爲上帝的殘忍。安斯多耶夫斯基是看不起所謂「正當的驕傲」的；爲了可以懺悔，可以享受認罪的快樂，他就去犯下種種罪過。

（卅五）

以原始的禁戒爲基礎的道德觀念，它們遺留在文明社會的普遍的程度，是比一些人所知道的廣泛的。拜多哥拉忌吃豆類，黯比多哥爾認爲嚼月桂葉有罪。興都教徒一提起吃牛肉就要顫抖，而回教徒和正宗的猶太人却認爲豬的肉才是不乾淨的。聖奧斯丁，那位來英國傳教的和尚，有一次寫信問他的老板大羅馬教皇格利哥理來教堂的男女，如果在前一晚進行過交媾，他可以不可以讓他們進來，教皇就回覆說，如果他們通過一種洗滌汗穢的禮式，他們就可以進去。在美國的康納地吉州，從前有一條法律規定——我相信這條法律現在正式上還未被取消——夫婦如果在禮拜日裡接吻親咀，那就是犯法。

（卅六）

不錯，如果我們的確停止去思考關於宇宙的問題，我們就會覺得有點不舒服的。太陽老爺說不定會冷却或是爆炸起來；地球的空氣或者會飛掉，而地球變得不可居住。生命只不過是宇宙一個幽僻的角落裡的一種短暫的、渺小的、過渡的現象，完全不是那種，如果自己跟它沒有關係，自己會去注意到的事情。但是一——科學家是这样說——去思考這些冷僻的、不實際的問題是和尙才幹的、沒有用處的。他們說讓我們把沙漠肥沃化，把北極的冰

雪消融，用不斷地進步的傢伙來把我們自己屠殺的工作進行吧。我們的活動有一些是有好的效果的，有一些不錯是有壞的效果的，但是，同樣的，它們都表示了我們的力量。於是，在這個沒有神、上帝的宇宙裡，我們就可以做神、做上帝。

（卅七）

法律原來只不過是一班統治者的權力的條例化，它所要達到的目的完全不是一個，從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可以够得上叫做正義之物。比如說，從前在日爾曼民族中間，如果你殺死一個人你就会被罰賠償，而賠償的多少就要看死者的社會地位的高低而定。凡是那裡有貴族存在，那些傢伙就擁有平民享用不到的特權。在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如果一個社會地位低微的人和一個地位高尚的人在一起他忘記了掀開笑臉，他就可以當場被那名君子就地正法。正因如此，所以到日本遊行的歐洲人都覺得日本人是一個會笑的民族。

（卅八）

基督教的倫理，通過它對性道德的強調，盡了很大把女人的地位降低的責任。既然製造倫理條例的是男人，所以引誘者就是女人；當然，如果倫理的專家是女人，引誘者就是男人了。引誘者既然是女人，所以女人可以引誘男人犯罪的機會就應予截短，以此，有體面的女人就越來越被更多的約束範疇着，至於那些沒有體面的女人，因為她們被看着是滿身罪孽，於是被人拿着極端的陵辱來對待。是到了最近女人才恢復了她們在羅馬時代所享有的那個程度的自由，父系的社會……對女人的奴化盡了很大的幫忙，但是剛在基督教興起之前這種現象大部份已是被挽救過來的。在康斯坦丁太帝以後，在防護女人犯罪的藉口之下，女人又再被禁錮。直到我們的現代，隨着罪惡的概念的衰落，女人才能逐漸恢復她們以前所享有的權利。

（卅九）

人類變得文明，他們對原始的禁戒就感到不滿足，而要創造有上帝做後台老板的命令戒律出來。所以十誡一開首就說：「上帝講這些話，他說道。」而所有規定猶太律例的書也記載着上帝

說道、上帝說道的字樣。做上帝所不準做的事情就是邪惡，這種行為是會受到處罰的。因此，道德的要素就變為只是服從。最主要的是我們必須服從上帝他老爺的意旨，可是上帝他老爺的意旨是以各種各式的規條表現出來的，而因為人們都把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看成是他上帝老爺的傑作，於是這些各種各式的規條就為人們所接受。臣民必須服從皇帝，奴隸必須服從奴主，為妻的必須服從為夫的，做兒子的必須服從做父母的。皇帝呢他只對上帝服從，如果他做匹脫韁的野馬，上帝就會對他或他的人民不客氣。有一次猶太人的大衛王要舉行一個人口的調查，這就觸犯了蒼天之怒，上帝是不喜歡人家做算術的，於是他就降下大瘟疫教以色列的好一些黎民都黎黑而死。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皇帝的德與不德是與我們人民有切身的關係的。僧侶們有一部份勢力就是從他們能够到某一個程度上控制皇帝不給他犯罪得來的，最少他們是能够阻止他犯下那些比較嚴重的罪行，比如說，崇拜可以打破他們的飯碗的偽神偽鬼。

(四十)

善是什麼呢？善是樂趣這個觀點是大哲學家康德一聽見就要起火的。善不是樂趣，也不可以是別的東西，而只可以是德行。那麼，德行是什麼呢？與道德規律相合的就是德行，不與道德規律相合的就不是德行。為什麼？康德回答得很巧妙：因為道德規律自己是如此規定。行為如果從別的動機出發，即使是好的行為，也不可以算得是德行。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了很好看的戲。如果你對你的兄弟好，因為你喜歡他，你這種態度是沒有什麼功德的。但是，如果你即使是看見他就討厭他，而你却可以按住一肚子的火氣而去和他親善，因為道德規律需要你和他親善，那你就是康德最理想的人物。康德對樂趣既然是這樣鄙夷了，可是他却不以為好人應該受苦而真的沒有樂趣，就以這個為理由，他想像好人在死後必定可以進入一個天堂而享受永恆的快樂。康德這傢伙，他如果真的是相信他以為他自己是相信的那套想法，那他就不應該想像天堂是一個好人可以得到快樂的地方而應該想像它是一個可以給好人無限的機會去對他們所憎厭的人做好事的地方。

(四十一)

康德爲上帝的存在發明了一個很新鮮的道德上的證明，這個辯論以不同的形式在十九世紀很流行起來……我所注意的一點是，如果你的確認爲善惡之間確有差別，那麼你就會處在這個境地：這個差別之有，是由上帝命令出來的呢抑或不是由上帝命令出來的？如果是由上帝命令出來的，那麼，在上帝本身來講，善與惡就沒有差別，而上帝是善的這一個教理就變爲再不會是有意義的一句話。如果你要說上帝是善的，像神學家那樣，那你就得承認善與惡是離開上帝的命令而獨立地有點意義的，因爲上帝的命令本身，不管它是由上帝發出的這個事實，是善的而不是惡的。如果你這樣講，那你就不但要說善與惡是通過上帝產生出來的，你還得要認善與惡在本質上是邏輯地先於上帝的。你當然，假如你喜歡的話，可以說在創造這個宇宙的上帝之上還有一個給他命令的更高的神，你也可以採取一些樂斯的派的異教徒所採取的路綫——我常常想這個講法是相當合理的——說其實講起來，我們的這個世界是魔鬼當上帝沒有看着他們的時候攪出來的。這種想法有很多我們可以支持的地方，而我也不感興趣去推翻它。

(四十二)

一個現代的人，對沒有什麼目的的道德生活是很難感到什麼興趣的。我們對一位在瘟疫流行的時候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救人的醫生感到敬仰，因爲我們不喜歡疾病而想減少它的次數。假如疾病不是一種邪惡，那麼我們的醫師與其冒大不測去救人倒不如舒舒服服的坐在家裡。可是斯鐸憶派的哲學家看道德却有不全的觀點，在他們的心目中，道德本身就是目的，它不必爲我們帶來什麼好處。如果我們把人類的命運看得長遠一點，這種哲學態度的結果將會是什麼呢？斯鐸憶派的哲學家說，我們現有的這個世界必會遭遇一次大火劫，以後重新生出來的世界也同樣的必要遭遇火劫，這種程序就永無止息的繼續下去。還有什麼比這個道理更使人沮喪，使人覺得生命是無謂的呢？在一個時期，在這裡或是在那裡是可能有進步的，但是到頭來我們所得到的仍然只不過是一個循環。當我們看見什麼無可忍受的痛楚我們是希望在以後這

種痛楚不會再度出現，但是斯鐸德的哲人們却告訴我們說，凡是在現在發生過的事情在將來也必會永無停止的循環發生，循環發生。上帝老爺他看見這樣的一個世界，也會絕望起來，撒手不理世事吧。

（四十三）

在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家裡是充滿着清教式的虔敬和朴素的氣氛的。每天早上八點鐘家裡都有祈禱。我們雖然是僱用着八個工人，可是我們的食物却像古代希臘斯巴特人的那麼簡單，而且就是這一點點薄羹藜藿，如果可口一點，大人們就認為我們小孩子不應該享受。比如說，如果那一餐有蘋果包子和白米甜糕，我有資格吃的就只有白米甜糕。整年內，不論春夏秋冬，我都要洗冷水澡；我也得每天一大清早，在火還未生起的時候，從七點半到八點鐘練習鋼琴。祖母她老人家不到黃昏是不坐下來休息的。煙酒都在禁絕之列，雖然嚴厲的習俗却強迫我們必須以些少的酒來款待賓客。在我們的家裡，只有道德是有價值之物，智力、健康、快樂和一切塵俗的好都是它的代價。

（四十四）

兩千多年來，懇摯的道德家就把快樂唾罵為一件墮落的、沒有價值的東西。好幾百年，斯鐸德派的哲學家就把提倡快樂主義的愛不居利攻擊得體無完膚。他們說愛不居利的哲學是豬鬻的哲學，而他們自己就以製造一大堆誹謗愛不居利的謊話來表現他們的優越。他們之中有一個叫做吉寧地的就想迫害主張哥白尼體系的天文學的亞利士打克士。還有一位叫做馬克思、阿利利亞士的羅馬皇帝就企圖剿滅基督教徒。他們鋒頭最健的其中有一位叫做新尼加，這個傢伙就效法羅馬的暴君尼赫魯去幹他的種種禽獸之行，刮削了一大筆金錢，還在波地西亞以吃人不吐骨的高利放債而使到波地西亞的人民反叛起來。這些都是古之聖人君子。他們之後，越過二千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德國的一班了不起的教授來，這一班仁兄發明了好一堆理論來使到自己的國家顛覆滅亡，使到我們的世界處於今日這種危險的境地。這些博學多能的哲人們都是鄙夷快樂的，在英國他們有一位大歷史家的摹仿者加拉爾，

加拉爾也不厭倦於訓導我們說，我們所追求的應該是「上帝之福」而不是快樂，可是加拉爾却是在儘古怪的地方看見「上帝之福」的：在克林威爾對愛爾蘭的屠殺裡，在菲特力大帝的血腥的奸詐裡，在耶買加總督埃爾的兇殘暴虐裡。

